

祖 國

莞 爾 著

上 海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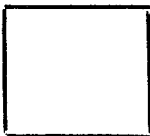
1 9 3 2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付印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出版

每冊實價大洋六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二分半

祖 國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 者 堯 爾

印 刷 者 光華書局

發 行 者 光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光華書局

地址：四馬路中市

電話：九二六八九

## 目次

祖國·····	一
告示·····	元
二個月·····	七
踐踏·····	九
告發·····	一九
駒的幻滅·····	二五
摸索·····	二六

## 祖 國

秋天的月亮，到了和蘋菓一般圓的時候，這古城中的居民，便家家的都忙着做禦寒的準備了。

有錢的人家，那主人翁便吩咐家中的傭人，把窗門上舊糊的涼紗擽下來，重新貼上一層白的粉簾紙。路旁的商店，各家都去把開放了半年未用的玻璃窗，重新油漆的油漆過，洗的洗過，很妥當的在門窗裝起來。各條街上也便新添不少專賣鐵火爐和泥煤爐的店鋪。

那些終年勞動，沒有絲毫積蓄的人，便成隊成隊地，在垃圾堆裏拾那富戶人家，所倒出來的煤渣。三三五五，有的是年紀很幼的小孩子，有的是年長的老頭。他們都彎着腰身，你爭我奪，好似拾黃金一般的，搶着拾那殘餘的煤

渣。

冬天是快來到了，西北風也是一天刮得大似一天。什麼棉花呀，羊皮呀，煤炭木柴呀，有錢的人是條條有序的在計劃——今年要製幾件什麼衣服？添幾條被？買多少噸煤？沒有錢的人，便恰如罪犯宣布死刑，只有嘆氣的——冬衣呀，冬衣！火柴呀，火柴！而沒有解決的能力。

可是那些生長在冰天雪地的異國人，是久已慣居這寒冷的時日。如此稍微轉寒的天氣，在他們是沒有感到怎樣的寒冷。

他們回想到在自己祖國居住的時候，現在是已經到了冬天的節季了。出外去的時候，外面不罩大衣，裏面不把羊毛的襯衫穿上，是不能出去了。

可是此地的八九月風光，是多少令人愉快呢！銀灰色的明月，一方鏡子，一勻湖水似的，映在綠葉扶滿的桂花樹上。黃金色的桂花，微風送來一陣陣的

芬香！蘋果和海棠，紅緋緋地盈盈滿樹，萬紫千紅地和明媚的春光一般！

他們是連日的一對對，挽着自己心愛的人，往各處去飽嘗異國風光。那裏還會去想到，這是漸漸轉冷的天氣，不久那寂寞無味的白雪，灰塵蔽日的黃沙風，就要把這座巍巍的古城罩滅。

一對年相彷彿的青年情侶，衣服雖然沒有和東交民巷，各國公使館裏走出來的少男少女那麼華麗。可是他倆非常清潔端莊的，又有長的睫毛，綠的眼睛，黃的捲髮，白皙的皮膚，看來是特別細艷，閃亮的和有光彩一般！在一般人的心理，猜想這一對情侶，不是英吉利人，必定是美利堅人了，誰也不會相信，這一對少年情侶，就是那落拓街頭，馬路旁邊賣毛氈，賣洋皂的俄國人。

不過他倆在外出出入入的，從沒有人看見他們坐過汽車，雖遠遠的走出去，至多也僅是坐坐黃包車。居的也是所謂劣等洋房而已。

這一對不能滿足物質慾的青年情侶，雖居的是劣等洋房，前前後後的沒有多大的空地，沒有精緻的花園，網球場，噴水池，石膏像和鋼琴等等。可是他倆很簡樸的把自己的房子裏，四壁糊上一些花紙，把舊的寫字檯，梳妝檯擦得新的一般光澤。圓桌子上鋪了一條自己繡花的潔白檯布，中央放上去一瓶鮮花，和睦友愛的氣象，確也自樂自在的。

遮司基和瑪璃他們兩個，很親熱地從外邊玩了回來。晚飯吃完之後，年青的遮司基便躺在沙發上。瑪璃拿了一盆蘋果進來，拉了一把椅子在遮司基的前面。把蘋果放在椅子上，自己是靠在遮司基所坐的沙發頭邊，雙手纖纖地用小刀削蘋果。手法很純熟地，蘋果的皮，圓圓地一圈，掉在椅子上面。削後雪白的蘋果，瑪璃溫和地放到遮司基的嘴唇，又拿第二個來削了，瑪璃好玩的說：

「啊！可愛的蘋果，長得多末美麗！又光又圓，紅得和桃花一般！——遮

司基！我不願意，把牠這件美麗的衣服脫下來呢！」

話還未曾說完，第二個蘋果又削好了，自己拿起咬了一口，繼續的說：

「遮司基！」

今晚遮司基是有所思慮似的，悠然地只顧抽自己的烟，眼睛無力的時時看到天花板的上面去。瑪璃的話，他是沒有一句曾經注意聽過。

「遮司基！我最親愛的遮司基！」

「今晚的蘋果，是多末的甜！多末的脆呀！」

「我記得，我們在祖國的時候，是從來沒有吃到過這樣好的蘋果！支那的蘋果，又這樣來得特別便宜！」

「遮司基！今天我是買得很多，很多！你可以多吃幾個！」

便又從盆子裏拿出一個。



遮司基今晚，真不知道是在沉默些什麼，總是很煩惱似的，沒有和瑪璃一樣的活潑有生趣。嘴裏和魚吐沫似的，吐出一口口的煙來。很久很久的時候，慨歎的說：

『啊！蘋果——祖國的蘋果！祖國的蘋果，什麼時候可以再吃了？』

瑪璃二顆碧綠的眼睛，只顧牢在手上轉着削的蘋果，又把削好的拿給遮司基，遮司基接下，復再還給瑪璃。瑪璃說：

『親愛的遮司基！你把這個吃完，今晚媽媽請我們看裏光的電影！』

『今晚真光映的是——毀節全忠。』

說着便把很舊了蘋果皮的椅子搬開，又說：

『啊！親愛的遮司基！假使我們的祖國，是可以從那些亂黨手中去，去奪回來；假使你是做了全軍的大帥；遮司基，親愛的！我爲了你，爲了偉大的俄

羅斯，光榮的祖國，我，我是憤懣，爲你，爲祖國——你的事業，祖國的光榮，誓死也情願去，去毀棄我的名譽，我的一切！」

這對青年情侶，在吃瘋菓的時候，無意中竟會談起這樣重大問題來。說起祖國的事在他們倆的心中，是如何沉痛的一回事呀！不過在遮司基所沉痛的，現在是和瑪璃的完全不同了。

遮司基念到自己自從流亡到外國回來以後，便無處的不感到人情的冷淡，處處受人凌辱，絲毫沒有生趣似的，心灰意淡，不欲想念他死去的祖國。可是他親愛的瑪璃，唯一的安慰者，還是如往日一般的熱望她死去的祖國復生。從這二種冷熱不調和的衝突裏，遮司基流出眼淚來，一手把瑪璃緊緊地抱起。

瑪璃的母親，老與勃發地走進來，叫瑪璃快去看電影了。

『瑪璃！你這些年輕的少女！爲得不要忘記你們的祖國，你們應當去看看這張片子！』

這事在瑪璃的心中已經很明白的知道，遮司基他不願去看這張片子。但是又不敢違拂自己老母的意思，故只得說叫他的母親和其她的女子們先到真光去。

瑪璃母親出去了，遮司基還是很煩惱的苦悶着，他想——死去的祖國，是不值再去愛他，再去思念他了，但是瑪璃的母女倆，爲什麼還不稍減她們愛國的熱度？

瑪璃坐在遮司基的旁邊安慰遮司基，她說：

『親愛的，我們到平安去看吧！平安的片子，更加好了！』

平安電影場，在這支那的首都裏是要首屈一指了，它優美有藝術的片子，

昂貴的票價，是只有東交民巷的大使和貴族人家的子女，可以去購買觀賞的。其他不是坐擁巨產有官職的人，便不能常去了。那些終生爲着生活經營的人，更是不用去想呢！在現在遮司基聽到這貴族電影場平安電影院五個字，實在比從前在沙皇的軍營裏，聽到紅軍到來，謝米諾夫大將，帶領他們出亡，還加數倍的可怕！

『瑪噠！平安電影場，那更不是我們逃亡者，寄托在異國的人，可以去的！那是有錢的英吉利 Gentlemen 和美利堅大使們娛樂的地方！』

『你怕我們的錢，快要完了嗎？』

『親愛的，不！我，我現在是憎惡那些有錢的人，我也是憎惡死去的俄羅斯！』

聰明伶俐的瑪噠，她是從祖先一貫相傳下來的，一個愛自己的祖國最熱狂

的人。她和她母親一樣的希望，希望這些壯健的青年們，將來能夠帶兵回去把失去的沙皇的皇位恢復轉來，他們便很願意的做個皇帝陛下的小百姓。雖是他的生活也許仍和在這流亡的時候，或是和從前沙皇苛政下一般的苦痛；但是奴隸性鑄定給他們似的，他們願意永遠地不把自己的頭抬起。

他們那些令人奇異古怪的腦子裏，是有了舊俄羅斯，有了俄羅斯的帝皇，才是有了他們的光榮。他們絲毫不用判斷力的去附和欺騙他們的，俄羅斯沒落的貴族，和那些擁有資產者。反說——他們所受流亡的恥辱與痛苦，不是沙皇和各國政府所給他們的，是俄羅斯的亂黨所給與他們的，他們希望俄羅斯有第二個彼得大帝出現！那是一切的犧牲，流血，飢餓都是光榮的！死了之後，上帝可以給他們安息。

可是覺悟過來的遮司基，現在是完全和這想像相反了。只有他親愛的瑪

瑪璃還在做祖國重光的幻想。

今晚遮司基的精神，如此的頹廢，瑪璃也便現出很不安心地注意到遮司基的身軀來了。她一心的爲了祖國，愛了遮司基，極不願意遮司基的身體，有什麼不安，她是希望親愛的遮司基，身體強壯起來，將來可以騎馬回去，恢復祖國。瑪璃說：

「親愛的！不用胡思亂想了！我們出去散散步吧！——這時候，西長安街的白楊樹，一定給那銀白的月光，照映得很美麗了！我可以挽起手來，向正陽門那個高樓走去，看看支那的皇宮，高闊的紅色黃色的城牆，城牆上的古樓，談談彼得大帝的武功。不久，我們的謝米諾夫大將軍，就要從日本銀行裏，提出那大宗的款子，買槍械，買戰馬。你便可以和拿破崙似的，騎在馬上打回去！從聖彼得堡，打電報來接我和我的媽媽！」

「謝米諾夫？他，他從英倫到巴黎去跳舞了！那裏還能記到我們這些人！

——啊！瑪璃——親愛的！」

遮司基似笑非笑的姿態，說話的語氣，是非常談諧地想叫瑪璃少做些幻滅的夢。可是瑪璃聽了却非常痛心，發急地說：

「啊！上帝！親愛的！你不可以這樣講！——謝米諾夫大將軍，他是一個最大的忠臣！是沙皇親自扶他上馬出戰的！現在沙皇給亂黨殺死了，他要為沙皇報仇，他要恢復光榮偉大的俄羅斯！他不能忘記我們！他要保護我們！

『親愛的！俄羅斯希望你的是很遠大！你要強健你的身體，保養你的身體！不可忘記驅逐我們的那些亂黨！——你近來精神是太萎靡了！我們出去散步吧！』

遮司基從前鬱鬱不樂的，只在思想——從前他和那些亂黨作戰的時候，他

們是節節失敗，但是英吉利呀，法蘭西呀，還有美利堅……等等國家，對他們是非常親熱，或者是派軍隊來援助他們，或者是接濟款械和糧食來安慰他們，一同的來把亂黨封鎖；現在他們雖是失敗後，流亡在外國去，但是他們還是一樣地熱忱，擁護他的祖國；爲什麼却成爲處處受人卑視？受人侮辱了呢？——這樣的一個不可解決的謎，遮司基漸漸地明白了，他想這一定不是亂黨驅逐他們出來的，出來受人侮辱！是謝米諾夫把他們欺騙出來，是自己盲目的受人利用了！

瑪璃的母親，她看出遮司基的態度變更，終日鬱鬱不樂的，身體漸瘦弱下去，她，瑪璃的母親掛念遮司基的不安定，如同掛念祖國不能復興的一般，時常要罵瑪璃，不是一個溫良馴服的女子，不能使遮司基的精神，快樂起來。

但是瑪璃也只能強作歡笑地，忍受母親的譴責。瑪璃是想不出安慰的話來



去安慰遮司基了。她的腦袋裏，也和自己的母親一般，只有祖國，舊俄羅斯，還有她年老的母親。——但是這一些陳舊故老的話，瑪璃很明白的知道，遮司基是不欲聽了。聽了，反使遮司基更加不安。

每天只有買些鮮花來，放在遮司基的寫字檯上，餐後伴他出去玩玩，做了一個不明病人心理的看護婦。可是總不能使這俄羅斯復活的使命，都寄托在他身上的青年人，一天天地快樂起來。

一天遮司基獨自一人走出去了。瑪璃的母女倆，便趁這機會，開如何診治這俄羅斯復活的使命，都寄托在他身上的青年人的會議了。她們想——遮司基。以前他懣惡巴黎和英倫的繁華世界，不及自己的祖國，那樣的樸素可親。住了不久，他便急急地要離開那些地了。現在到了支那的古都，他又爲什麼懣棄起來？這地方廣闊無際的，並不是和巴黎，倫敦一般的繁華，樸素的很

像我們的莫斯科呢？他難道想回祖國去嗎？唉！祖國？……

『哦，我的瑪璃！我知道了！』

瑪璃的母親，大聲的笑起來，以爲她是知道遮司基，爲什麼這樣終日憂愁不樂。

『支那的皇帝，不是說已經遷移到南方去了嗎？——遮司基這孩子，一定是因爲看了這一座座空冷起來的皇宮，現在是荒蕪地屋頂也長起青草，渺無人烟的，這可令人傷感的景况，他，他一定聯想到我們的聖彼得堡去了！——這孩子，一定想到聖彼得堡去了！』

『媽媽！我們趕快的搬到那邊去吧！』

『是的！我們決定快要搬到那邊去！在那邊遮司基可以樂了！謝米諾夫大將軍，是常常要和那邊的皇帝，去接洽我們的國家大事的。』

瑪璃聽了母親的話，喜不可言的把數日來的鬱積，也忽然開朗了，她也便感到荒涼寂寞的古城，歪倒的牌坊，破剝的皇城，烏鴉在巍巍高聳的鐘樓上做巢，半夜深更呱呱地鳴出聲音來，這是一個多末可怕的聲音！

瑪璃的母親和女兒，很喜悅的收拾行裝，帶了遮司基在天津上輪船，在翻覆不定的波浪，船身時翻時倒的狂風裏，漸漸地把他們移向南方來。無數工廠煙囪冒出來的煤烟，高高地在空中飛起。青翠的山也現在面前可以望見了，南方人煙稠密的商埠，高大的建築物，這些紛亂煩複的景象，瑪璃的母親，看了像有無窮盡的希望似的。他們三人便在上海的一條很冷靜的馬路上和許多的同國人住在一起。

這條馬路的二旁，只有幾家很小的雜貨店，老虎灶……沒有一家貨物較完

全的店鋪，若是要想買到關於穿西服人的用品，那非遠遠地坐電車到別處去買不可。

并且街上是很少有人坐汽車的人來往，整天只有短衣衫，很襤褸的工人，時刻不斷地來來往往。這裏除却工廠一座座的排列得很擁擠，其他沒有什麼遊戲場和公園等等娛樂的設備。但是這些很襤褸的工人，臉面很憔悴的，却也樂得其樂。在下工的時候，便可以看見許多男工吊女工的膀子，走近去搭訕搭訕或者是高歌地走回去。

遮司基每天的在這條馬路上徘徊，看這些來來往往，上工下工的工人，好像很想知道工人的生活似的。他想做工的人，是這樣的快樂，每天上工下工，非常有興味地把光陰消過去，那是多少幸運的事呀！

『啊，我決定去做工吧！作工可以得到快樂，可以解除煩惱，什麼亂黨，

謝米諾夫！什麼祖國，舊俄羅斯！——我，我不願再去思想了！」

『決定要去工作，作工！什麼也不再管了！』

遮司基便這樣堅決地要去作工，他聽不聞不問的埋頭做工，自食其力地便可以把一切問題解決了。田不着時刻的在苦悶中煩惱着。

瑪璃的母親，看見遮司基回到南方來之後，便快樂地要想作工去。她自鳴得計地想搬到南方來。果然可以使遮司基快樂！使遮司基作工，可以幫助英吉利人去破壞支那的工人，支那的亂黨煽動罷工，要使支那的工人沒有飯吃。於是把這重大的心事一天便減少一天。

『祖國，偉大光榮的俄羅斯！強壯的青年！哈哈！』

她是很快樂很勤懇，走在他們駐華所組織的白俄人俱樂部，向俱樂部的各位要人，舊俄羅斯的忠臣，要求他們給遮司基介紹一個工作做做。

不久遮司基便和四十多個同國的人，在一個電力公司裏做工。他也便想決意要瑪璃和他獨立居住出來，不願意和瑪璃的母親同居了。但是瑪璃的母親不允許他們，瑪璃也不願意離開她的老母。

遮司基一天天地在公司裏做工，他那欲嘗試嘗試工人生活的興味，是逐漸逐漸地減少，低落，現在是很懨倦起來了。他欲不再去尋煩惱的什麼祖國，亂黨，等等問題，又逐漸逐漸顯現於他的腦袋裏。

遮司基在這電力公司裏，所做的是最吃苦，最下層的生煤工人。和燒飯司務似的，一天拿着一把鐵叉，在一間烏黑的熱氣迫人的火房裏，把鍋爐的鏽門，時開時閉不斷地添煤。

在這樣不容有把鐵叉放下來，作片刻休息的工作底下，他才明白的曉得做工的痛苦，祖國的亂黨，是些什麼人了。這時候的遮司基，像小學生得到教

師，把他的懷疑解釋後的一般又快樂了起來。把從前所有雞亂的煩惱，在腦袋裏掃清似的，悠暇地回憶起過去在一片平原無垠的農村中，自由地耕種自己的土地。和想起在入伍的時候，英勇地殺亂黨的黨人。雙手不知不覺把鐵叉掉在鐵板上，身體在煤炭上坐下。

一位肥胖的英吉利人，肚皮大得和肥豕一般，連腰身也分不出了，紅的鼻子，穿一身灰瓦色的條紋西裝，右手二指夾起呂宋烟，左手拿一條皮的馬鞭，往來不絕地在巡視各機器間做工的工人。他大腳的黑皮鞋，踏到遮司基這邊來了。遠遠地便看見遮司基并不在工作，坐在煤炭上很安適的不知在沉思些什麼？這位肥胖的英吉利人，便和願恤他損失了一大堆黃金似的發急，用力的從背後抽了遮司基一皮鞭。

『遮司基！你死去了？還不添煤！』

遮司基突然猛醒過來，看見兇惡可怕的英吉利人，眼睜睜地站在前面不敢稍稍反抗地，只得忍着痛，把鐵叉拾起重新開始工作。

\*

\*

\*

遮司基自從他受了那一下火鍊似的鞭撻，他便完全的把這批有錢有勢的資產者在這一打中看穿了。從前遮司基在本國給亂黨打敗，謝米諾夫把他帶出來。瑪璃的母親和瑪璃伴他流浪各國，在外國做個逃亡者；以及謝米諾夫的拋棄他們，各國的政府卑視他們，瑪璃的母親終日和瑪璃對他的希望……等等，使遮司基鬱鬱不樂地無從去解決他的困難。可是，這功課自從受了英吉利人抽打之後，遮司基現在好似已經完結了。他便想脫離這牛馬的生活，決意回到新俄羅斯去。可是生活的問題來拖累着他，要使遮司基不能不在此地做牛馬！

天遮司基從火房裏很疲倦的出來搬煤，經過大門口，看見鐵門緊緊的關



閉着，外面是有許多的支那工人，那些工人的衣服，比他還要襤褸不堪，脂油皮似的。面容也比他憔悴得多了。遮司基非常驚奇的，是他從未見過的一幅寫真。身往神馳的想看個究竟，止住脚步便直立在那裏，搬煤的工作，也忘記做了，英吉利人的皮鞭，也不怕了。

遮司基他看見這些支那工人，精神都是非常激昂地聚集滿在門口的馬路上，還有幾個用木板抬來的工人，一個分明是打傷的，還有一個是像就快餓死的老太婆，其餘二個是看不分明，有許多頭髮蓬蓬的少年人，怪可憐的抱着小孩子，哭起來的對着公司裏面的人痛罵。那許多男工，便洶洶地欲衝進來了。鐵門裏面是站了許多公司裏的巡捕，還有幾個英吉利的工頭和寫字間裏的人，他們憑着鐵門的堅固，對着這許多可憐的工人，絲毫沒有一點同情心，冷嘲熱笑地完全是資本家走狗的態度。

不久，大批武裝巡捕由汽車運來了，在鐵門裏面的這些走狗們，也伸手露拳，躍躍欲試的想出去把那些支那工人趕散。

『走，快滾散去！要開槍了！』

工人們并不因這宣布死刑的命令，便一溜煙地散了，他們齊聲的說——要公司的經理，出來答覆他們的話。

巡捕看見工友還不走，便兇如猛獸似的衝過去，打的打，拿的拿，血肉糊塗地慘不忍聞。遮司基給那位肥胖的英吉利人，所打在背上的皮鞭，這時候也不期而然地重復感到是烈烈的疼痛。

『啊！這不比牛馬也不如了！』

但是遮司基因為不知道支那的情形，不懂支那的話，和他從前不知道自己俄國的工人，俄國的亂黨一樣，他始終不明瞭這些支那工人，爲什麼要到他們

的公司裏來鬧事？他問了許多同在一起做工的同國人，他們有的也和他一般的不知道，有的不願告訴他，或竟致於對公司裡表同情，使遮司基總是不閉不白的不知所以然。這好求進取的遮司基，現在是不願意把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此馬馬虎虎地完結了。

吃過晚飯之後，遮司基和瑪璃從外邊散步回來。兩盞綠罩的電燈，給玻璃窗和一幀大鏡子的反照，照得這間斗方的房子，便和水晶宮似的。瓶裡插起的鮮花，也變成翡翠似的了。瑪璃口裏唱着親愛的情歌，手中又拿起一個蘋果來削，遮司基和瑪璃對面的只相離寸許的立着，把白天所看見的那慘無人道的事去問瑪璃。瑪璃很不願意聽到這些事體似的隨意的說：

『我那裡會知道！——這些事管他有什麼用！』

仍然慣作嬌態的唱她的情歌和遮司基玩着。

『喂，你吃這個蘋果！』

遮司基看見瑪璃，嬉皮笑臉的沒有一句回答他的話，她對支那工人同情的心，和他在工廠裡的時候，去問自己同在作工的同國人，一樣的侮辱支那人，便忿恨地身上的傷痕又痛起來了。把瑪璃給他的蘋果，不知不覺的投到瑪璃的面上，譴責似的說：

『你那裏是愛我呢？』

懦弱的瑪璃，以為遮司基是發瘋了，便驚恐得尖聲的喊起來。瑪璃的母親，急忙地從外面跑進來，為他們二人和好。并且又照舊的用她忠君愛國的老話，來安慰遮司基。

『啊！你這傻孩子！你還不知道支那的工人嗎！他們這些賤家伙，現在也是了不得呀！——他們也學起我們俄羅斯的亂黨來，要來改良生活，想做資本

家！要沒收土地，奪取工廠和政權了！要殺死一切有錢的人，強盜似的要把我們都趕出去呀！

『啊！我可愛的孩子！上帝會保佑你！你要好好她幫助那些英吉利人，你的主人！和幫助俄羅斯的皇帝一樣的，不可讓這些亂黨有飯吃！』

遮司基現在是因爲背上的傷痕不住的發痛，和白天所看見的那些可憐的工人，受那英吉利人指使下，給武裝巡捕屠殺的影象，電影似的一幕幕，在他的腦中影映。他便鮮明的感到，瑪璃的母親，是在無形中，天天打他，比給那肥胖的英吉利人所打的皮鞭還要深痛的皮鞭呢！他不願聽瑪璃的母親，對他所說的話，獨自一人臥在床上，轉側不成眠的——啊！我是在奪取支那工人的飯碗！又在做沙皇的炸彈，給英吉利人做工具吓！——啊！可憐的瑪璃！還未曾醒悟過來的，可愛的少女！

早晨很早地瑪璃和瑪璃的母親，便不見遮司基在家了，瑪璃的母親喜悅得跳起來。她想——遮司基這孩子！一定給她昨晚很熱烈的話所激勵，今天便一早就跑去做工了！

『瑪璃！你快快的求上帝保佑這孩子，保護我們的祖國！』

遮司基自早晨出門之後便不絕地在穿馬路，沒有吃飯，也不知肚子餓。他是決心不再去做工了，他要去找昨天所看見過的支那工人。

\*

\*

\*

在一處初出的太陽，很煥發地照耀一片廣闊的草地上。那裏聚了許多的工人，他們的頭頂，都給太陽的光照耀得黃金似的發出光亮來。聚在那草地上的工人，擠來擠去非常熱鬧似的。遠遠便可以看得清楚，前面一塊較高的土堆上，一桿竹杆上穿起一條橫寫的旗子，上面寫的是太平洋勞動會議秘書處來

的電報，旗的下面便有一個魁偉強壯的工人在那裏演說。聯接着便有許多地方來的代表演說，遮司基很詳細的把他記着——有一個是印度的代表，一個是朝鮮的代表，菲列濱的代表，還有從歐洲美洲派來的。他們所講的話，他從自己本國來的代表的演說中，知道是和昨天的事體有關係。他看見昨天在公同門口被巡捕打去的工友，今天有些頭上繫着白布，是很熱烈地在鼓掌大笑，喊口號。遮司基在人羣中走來走去，也給他們熱烈的情緒所激動，一步步地走近那竹杆所掛起的旗子下面，也想上去把白俄人在各處幫助資本家破壞革命的計劃和事實，報告給大家聽，發表他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資本人家，反對中國的……和擁護自己工友政府的政府……等話。可是遮司基剛剛走上去，便有人呼着：

「白俄，白俄！帝國主義的密探，帝國主義的急先鋒來了！」

『打……！打……！』

一陣呼打的聲音，便有人上來捉遮司基了。幸虧遮司基跑得快，還沒有給他們捉住拿去痛打。

遮司基飛也似的跑了出來，回頭看看并沒有人趕着他，真不禁好笑的笑起來了，心中并沒有一點痛恨那些工人，罵他是白俄，罵他是帝國主義的密探和急先鋒。他想這是對他最好的教訓，比在電力公司裏，肥胖的英吉利人，兇兇地打他的皮鞭，還要更清楚更明白的教訓——我，我不是曾經做個沙皇的炮彈嗎？我不早做過謝米諾夫的牛馬嗎？在和自己本國的勞苦羣衆混戰的時候，英吉利的政府法蘭西的政府，還有美洲的大資本家，不是在後面鼓動着我們，叫我們去殺盡自己國裏那勞苦的兄弟們嗎？唉——！

遮司基懺悔不轉來似的，發出無限的悲傷，連眼淚也一顆顆地掉在馬路上



了。

「啊！瑪璃的母親！你這下賤的婦人！俄羅斯帝國的忠僕！你，你還不知道現在歐洲美洲的資產階級的政府，在你的主人，苛虐的沙皇死了，他們是看不上你，要侮辱你？你這下賤的婦人！還毫不爲恥的要去逢迎他們！情願放棄你那可愛的勞苦兄弟，給虎狼似的資產階級去做走狗！」

「新興的蘇維亞在歡躍着！可憐的瑪璃！你還不覺悟過來呀！」

瑪璃今天是和她的母親，整整的忙了一天。收拾房子裏雜亂的東西，拖地板，買鮮花，電燈泡上另罩了一個花罩，梳妝檯上放置了二枝洋燭燈，把衣服換得乾乾淨淨，只是預備在赴宴會時用的衣服，今晚也穿起來了。好像將要和遮司基舉行結婚式的一般，很壯重的她們母女二個，只待遮司基回來，就開始這一餐特別預備在這晚間吃的盛餐。

瑪璃把三副格外擦得發亮的刀叉，也已經端端正正地放在潔白的檯布上。她的母親把舊俄羅斯的國旗，從一個四方的盒子裏取出，掛在牆壁的正中。下面一個是彼得大帝的聖像，一個便是沙皇的遺像。瑪璃的母親，掛好之後，便不言不語地行了三個九十度的鞠躬禮。

『祝大俄羅斯，從此再光耀於世界上！祝沙皇的精神重光！』

『祝遮司基的戰馬，第一個跑進聖彼得堡！』

瑪璃把刀叉拼好，也很恭敬的走過來，行了三個鞠躬，禱告着：

『上帝保佑遮司基的戰馬，第一個首先跑進聖彼得堡京城！』

瑪璃的母親又說一聲，

『謝米諾夫大將軍萬歲！』

便又步進廚房裏去了。

這時候明亮的太陽已經從西邊沉沒，外面是黑得可怕，沒有一點月亮和星的光。只是屋內還有很微弱的洋燭和電燈的光。怪寂寞地她母女倆，等了又等，才等到遮司基從外邊開門進來。瑪璃的母親歡喜得一看見遮司基，便上去把遮司基抱住很親熱的吻他的頭額。瑪璃連忙帶他進去換衣服。

這一頓盛餐，很嚴重地三人默無聲息的吃完，禮拜堂的鐘聲，在附近的地方，從秋風瑟瑟，落葉蕭蕭的秋聲中，傳到瑪璃的房子裏來。瑪璃的母親聽到鐘聲由慢轉快的响起，便急忙忙地不及待遮司基和瑪璃，自己一個人，先到禮拜堂走去了。

遮司基和木頭人一般，很驚異地——今晚家中爲什麼滿是嚴肅冷酷的氣象？大家一點也不如往日的和煦可親。瑪璃的母親，她，她這個下賤的婦人，今天爲什麼忙來忙去的，又忽忽地到禮拜堂去了？

『瑪璃！今天不是禮拜，耶穌聖誕也沒有到，禮拜堂爲什麼打起鐘來？』

『大俄羅斯萬歲！』

瑪璃非常高興的呼了一聲大俄羅斯萬歲，但遮司基却更加莫明其妙了。遮司基說：

『你發狂了？』

『謝米諾夫大將軍回來了！』

『哦！謝米諾夫，他從巴黎帶了酒興，到東方來賞古玩了！』

『不，從東京提取了從前沙皇的大宗款子回來。我們不久便可回到聖彼得堡去了！』

『哈哈！親愛的遮司基！這次你騎在戰馬上，要勇敢的殺敵，殺得那些亂黨一個也不剩！』

「不，瑪璃，不！俄羅斯並沒有滅亡，俄羅斯是在獻躍中——我現在是要回到新的俄羅斯，幫助蘇維埃的兄弟們，殺死謝米諾夫，殺死一切進攻列寧格勒的人！」

「啊！親愛的遮司基！——你爲什麼拉？這樣的顛倒起來？謝米諾夫大將軍，他是沙皇最大的忠臣！現在歐洲，美洲，亞洲的日本和支那，又都在幫助他，恢復我們偉大光榮的俄羅斯！」

「親愛的！你不可使我的媽媽失望！更不應當使全體流亡在外的俄羅斯人失望！沙皇是囑托你們全俄羅斯的青年人，爲他服仇！」

禮拜堂的鐘聲，第二次又噹噹地响了，許多流亡的俄羅斯人在支那各帝國的租界當局者的保護之下，開他們流亡者，希圖復國的巨謀會議，到禮拜堂來赴會的人除却少數還保留着從前貴族紳士的架子，其他大半都是些衣冠不整，

面色枯萎的，和酒吃得醉眼朦朧地走着。還有好像沒有把飯吃飽似的連路也走不動，懶洋洋地拖進禮拜堂來。

瑪璃她也急着想向禮拜堂去，可是她親愛的遮司基纏着她，使她走不開。瑪璃用盡平生的力量來勸遮司基和她一同到禮拜堂去，參加謝米諾夫所召集的全俄復國會議。但是現在的遮司基，他對沙皇的俄羅斯，沒有一點留戀的情跡。謝米諾夫從前欺騙他，把他拿去做炮彈，現在他是覺悟了，他要向新俄羅斯的勞動兄弟去作懺悔。

『親愛的遮司基！我們快快的去吧！我媽媽一定是很急的在盼望我們去了！』

『瑪璃，親愛的！你媽媽要失望了！』

『不會的，法蘭西，英吉利，美利堅，日本的人，他們都要幫助她！』

『哈哈！瑪璃，親愛的！我們不是受過巴黎的人罵我們是亡國奴嗎？英吉利的 Gentlemen，遠遠地避開我們，不願和我們並排的走路嗎？』

瑪璃把身體倒臥在沙發上，漆皮發光的高跟鞋，全身她自己最珍愛的衣服，便毫不愛恤地在沙發上亂滾。遮司基精神飽滿地坐在瑪璃的傍邊，一隻手給瑪璃做枕頭用，一隻手在演說似的指東畫西，好像前面是一幅流亡國外的白俄人的油畫，和巴黎美術館所繪的普法戰爭，法國的敗跡一樣地令人觸目動心，把資產階級，貴族的紳士們的罪惡，儘情的向瑪璃宣布：

『親愛的瑪璃！謝米諾夫是個貴族，有錢的人，他可以自由的在各國享樂！你看我們那些不覺悟的人，情願受他的騙，去做他的走狗的人，你看吧！走狗們的結果——落在異國街頭賣毛氈和肥皂，給人家去看門，犯罪，坐牢獄！女的呢，更痛心了！那些朽老龍鍾的我不願談，年青的，年青的是蒼白的

臉，沒有一點血氣，淫慾過度的在做那慘無人道的皮肉生涯，供人歡笑呢！

『親愛的，親愛的瑪璃！你不要哭！你不是耶路薩冷的猶太人！你是將來俄羅斯的盧森堡！你看吧！看看我背上給英吉利的資本家打出的傷痕！謝米諾夫這賊子，還要叫我再去做他們的炮灰嗎！』

『親愛的瑪璃！你應當懺悔你過去的錯誤！』

『不久就可有你的光明的前途！』

一九二九，十二，上海。





## 告 示

在黃河下流，離河約有百餘里路程的一個地方，平時要想享受一點點河的水利，是連做夢也想不到的。但是河水一漲，河堤崩潰的時候，那就難免受河水的水的糜爛了。

這地方的土質是非常疏鬆，沒有比較肥沃的土地。每年只能種些玉蜀黍，番薯，棉花，這一類的東西。若是想要種稻，那非隔年種不可，並且還只能一熟可以收穫呢。

又沒有大的森林，可以採伐樹木。沒有廣闊的草地，可以飼養羊馬。一年工作到頭，總是不夠自給，一切都全是依靠外來的商人，把外地的貨物輸運進來。

前年秋間，黃河又漲起水來，上流的水勢，非常暴急地衝下來，下流的河身，又窄又淺，數年因戰事應響，地方的財富，早已給軍閥搜括一空，沒有力量來澹通他。政府是忙着籌餉，準備戰爭，更不會注意到這些了。這樣無人過問的下去，有幾段便差不多是淤塞了。河堤也是塌的塌，壞的壞。堤邊的柳樹，給路過的軍隊拆去做柴燒，拆得七零八落，有的是連根都給他們拔盡，所以一經如此洶猛的水勢衝來，臨近的數百里，便是一片汪洋，頓成澤國，等到水勢漸退，所有的房屋已經是東倒西歪了。一切家用什物也都儘隨洪水東去。

隆冬將成，秋熟無望，一切一切……以後的日子，將如何過度呢？——賣兒女，做叫化子，流落到外鄉去，總歸是一樣的，一樣的窮而沒有飯吃。

兒女們看見爸爸從外邊進來，便小鳥似的把父親圍住。

『爸爸！我一天都沒有東西吃過了！』

母親坐在一張破棹子旁邊縫補衣服，兒女們便不住的環着母親的膝前，哭着要衣服穿。

『媽媽，天氣是這樣冷，我還沒有衣服穿！夜裏又沒有被蓋呢！』

做父母的聽到這些淒涼的聲音，又是出自自己親生的女兒口裏，心中是少焦急，多少煩悶？一天的在外面，東跑西奔，想得到一點事體做做。但是在這大難過後的地方，實在是沒有人能够雇用得起苦力來。想起販點東西來賣買，做做小生意，却又沒有本錢。而自己的兒女們又整天哭哭啼啼的相纏在身旁。母親給他們纏得沒有辦法了，只得說：

『好孩子，你們快些出去拾些樹葉兒回來烘烘火！』

但是這沙漠似的地方，又經過這次的大水，樹枝木葉早就沒有一點剩留

了。

『媽媽！什麼也拾不到呀！』

\*

\*

\*

長發，阿貴他們這幾個人，是這地方比較年輕的，他們又沒有父母妻子的負擔，所以他們的生活是比較容易過。但是自從這次水災以後，當在這隆冬天氣，北風虎拉虎拉很可怕的吹來，身上穿的還是夏天的衣服，薄層層地一點也未增加。吃的連一餐也不能飽，肚子餓得隆隆地發響，口裏吐出白沫來。

他們又目睹自己災後的鄉土，荒邱似的蕭條氣象，人人都是現出枯葉似的面容，嗟聲嘆氣，沒有一個是微露笑態的。他們是在盼望縣知事老爺，早日能够救災放賑的到此地來。可是今天望明天，明天又是個明天，網歸遙遙無期地無消息。

長發對阿貴說：

『這日子怎末過呢？——放賑，放來放去，又放到縣知事的袋裏去了。』

『啊！這是騙鬼話！——就是說放賑，也會輪到我們這宗地方來嗎？』

『那末怎麼辦呢？』

『怎末辦？——餓死不成？——總該大家來想個辦法！』

\*

\*

\*

這天晚上，長發和阿貴約了十多個和他二人年齡互相彷彿的男子，只有一個是比他們大些的。他們絡繹不斷的跑進祠堂裏來，西北風是刮得很大，冷得如針刺來一般的令人發痛。祠堂四周的牆壁，是給這次的大水，衝得一個個的破洞。風從這破洞裏吹進來，更加是不易忍受了。

他們一個個的進來，差不多是到齊了，一個說：

「我們到這裏來吧！此地比較風少點！」全體便都沒有聲音向壁角移動。阿貴便把現在自己鄉村裏一班的苦痛綜合的向大家提出來，最後就告訴這次請大家來的目的。

阿貴說完之後，大家便把阿貴和長發所提出來的事開始討論。但是橫談直談，總是談不出結果來。

「昌年哥！你主張做不做？」

微弱的月光，從屋頂的破孔射入，使他們稍稍可以看得出彼此的臉孔。這時候全體的臉孔，不約而同地都轉向着昌年哥。

昌年哥是他們之中最年長的那個，做事和說話，是比他們來得穩重，來得有經驗些。他們也都個個地尊重他，相信他。只要他出有主見來，是沒有一個不會不聽從他的意見的。但是關於這件事體，昌年哥已遲疑地遲疑地却不發表

意見。

『只要大家有辦法，這件事我原來也不是一定要幹——昌年哥！你也有另外的辦法嗎？』

阿貴這樣地追問了多次，昌年哥仍不說話，大家也都沒有做聲。

『不做，有什麼辦法？除非大家都情愿餓死？』

『做還是決定去做！不過——有中國財神，千萬不去請外國財神！』

昌年哥聽了小麻子的話，才是眉頭放開，很有生意似的說：

『小麻子的話很對！——洋罔子的頭上總是小心些好！若是真沒有辦法，那只得不管三七二十一，什麼都好！反正都將餓死，這樣，也許可以救活幾條命。』

昌年哥這樣的把他們所討論的事肯定下來之後，他們久在這萎靡不振，沒



有主見的等着，便好似久餓得着一頓飽飯吃似的，精神煥發起來，外面風是越括越大，這水災後殘餘的祠堂，也給風吹得橫橫作響，可是他們已經不感到冷了。

昌年哥話說了之後，全體一致表示贊同，便站起的站起，開始走的走。

『慢點走！我們還要商量去做的辦法！』

全體便靜止着，沒有經過大的討論，昌年哥也就不待他們推舉，便開始執行他指揮的職權。

『小麻子！今晚你便和他們五個先進城！』

『阿貴！你再去找些人來，假裝沿路採柳條編箱子似的，明早動身！』

『長發！你這批人都裝做荒民帶幾個女人往大路混進城去！』

最後吩咐大家說；

我們明晚上燈的時候，在西門會頭！」

『好！』

齊聲附和笑臉迷迷地，想分散了，有的已經兩脚跨出祠堂門口。但是昌年哥，還要有什麼話講似的，要他們再聚攏來，他便說：

『我們必須要一齊在祖宗神前發個誓！』

祖宗這兩個字，是封建社會中最有力的權威者。一切的糾紛發生，沒有辦法可以解決的時候，只要說——從前我們的祖上是如此做的！或者是——老年人是這樣說過！那便無論什麼事，都可迎刃而解，是永不會有糾紛的，誰也不敢出來反對這最高的裁判。不然有人出來反對這最高裁判，那便是違叛長者，侮辱祖先，激動公憤，誰都要來向你懲罰。若是給不是和自己同宗的人所侮辱，那全體的人，更是引為奇恥大辱，要起來和你對抗了。

昌年哥這次所以要大家，一齊向祖宗的神位發誓！一則是表示尊祖，同時也就是表示大家做事，須要始終一致團結堅固，共赴患難，明天進城的時候，切勿可畏首畏尾，或者不幸事體失敗，便彼此推委，甚至於出賣自己的人呢。

\*

\*

\*

自從河提潰壞，經過洪水洗劫之後，處處都和經過大戰後的戰場似的，房屋東倒西歪，沒有一塊整齊的地方。城裏有錢的人們，那裏定能在這荒蕪千里的地方住？他們爲得自己生活的舒暢，和預防其他不測之禍，早已攜眷帶小遷移到別處的安樂鄉裏。現在所留着的實在沒有一家比較小康一點的。和鄉村裏的農民是一樣的饑荒，一樣的受苦。不過城裏的人，因爲是一貫相聯的受縣知事和警察所長等等强有力的統治者鎮壓着沒有一個人敢去用暴力的來解除自己痛苦罷了。這位縣知事，也是也因荒地千里，空空如也，所括無幾，連自己的

私囊都沒有貯滿，那裏還有心意來治理地方呢？得過且過，自己所在的城圍裏能夠得以相安無事。別的什麼近鄉遠村？更夢也不會想到。這晚保衛團的槍枝完全被暴民搶去，警察給暴民打死不少，自己只得連夜跳城爬溝逃了出來，身邊剩不了幾個警察。

昌年指揮他們搶了槍枝之後，便開始按戶搜查，一家家很迅速的查遍，除掉幾家較大的商店以外，沒有什麼搶得到手，幾家較富的富戶，早是人去樓空杳如黃鶴。天是黑漆漆如同地窟裏一般，地方又很生疏，城裏彎彎曲曲的大街小巷，簡直走入迷路似的。最後只有快點進天主堂，把二位洋財神抬起吶喊出城。

縣知事在城外露宿一夜，一早就帶領七零八落，狼狽不堪的警察進城。這家那家便如潮湧的跑到縣公署來報告損失，要求倍償損失保護地方，縣知事應

接不暇的戰懷着，忽聽到天主堂二位傳教師給暴民請財神去了，半天的瞠目不響，說不出話來，忽然聽到省長公署的電報到了，一看——：

——火速……；限三日內救出教士緝拿兇犯到案！——把電報無意擲在地上，駭得魂不附體，自嗟接任未久，私囊不曾飽滿，案件却屢見疊出的來了！限期三天，區區的三天如何辦理呢？這些暴民是從那裏來？現在把洋大人綁到那裏去了？爲首者是誰？人人言殊，沒有一絲線索可尋，警察廳長，巡官，警察雖是嚴加申斥，限期破案，而匆匆三日倏忽過去，洋大人的下落仍歸渺渺然地未有頭緒。

這邊省長公署接二連三的拍電到縣公署去，那邊洋大人帶了隨員進省長公署。

『貴長官鎮治地方……平時對我旅華的僑民是太不負保護之責！』

省長只是低聲的說：

『是，是，是！——已經又有電報去了。』

『三天之內保可出險嗎？』

『一定，一定！有勞貴大領事關心，鄙職抱歉實深！』

渾身都出冷汗，好不容易方把這威嚴十足，辭鋒銳利的領事，送出衙署，京都內政部的電報又來了：

『……速速嚴令救出教士，免生國際交涉！……』

日夜地食也不安，睡也不安，連在屋裏走動都懶得，還那裏有心意去陪姨太太們打骨牌？但是怪會做嬌的姨太太們，偏要天天和省長老爺爲難，省長老爺給她們惱得正要發怒，外邊通報領事大人和交涉員，在會客室裏等他出見。

『貴長官是說限定三日可把敝教士營救出險，今天是第四天了！』

『請貴省長看我們那邊教堂的來電！』

省長恭恭敬敬地伸手過去，把電報接來，和交涉員二人看了電報，面看面的什麼都說不出來。到底交涉員經驗較豐，善於應付的說；

『務請貴領事放心！敝省署已經特派專員。帶領幹練步隊，前去營救。數日內務將貴教士安全出險，緝拿兇手，嚴懲該地人員！』

領事含笑出署，省長便忽忽地進督軍署，請派臨近步隊速速嚴勦，務使教士安全營救出險，同時又連接地拍了幾個急電給縣長。

這時候縣長已經知道教士下落，臨近駐軍也已開到，便立即下令星夜痛勦，只要救出教士，可以格殺勿論。

昌年哥所指揮的這批人，沒有一個是幹過這事的，平時安分守己的在鄉裏只知道把自己的勞力，來換得生活，現在不過只爲得饑荒，所以冒險出此，那

知事非小可，大兵一隊隊的四面開來，逢人便殺，有屋就燒，連想放出這二位洋大人，免此屠殺血洗，已經是來不及了，只得東西烏散，各自逃命。昌年哥和小麻子是給他們自己族裏的紳士長者們，捆綁起來，送到縣公署去報功贖罪。

長發阿貴還有其他共同起事的人，幸得脫險，流離到外鄉去了。待到第二年風聲稍稍平靜，地方也稍恢復秩序，才敢回來過年，心中對縣知事對洋大人，和自己鄉裏所謂紳士長者們，是痛恨得不得了。可是痛恨只有痛恨，他們唯一的領導者昌年哥，已經是槍斃了。長發和阿貴時常嗟嘆地說：

『啊！昌年哥假使不死，這仇早已報復了！』

\*

\*

\*

長發因爲和正明的感情很好，便由正明請長發，在他家裏做長年，每年除吃飯住房子以外，另給他十六塊錢做報酬。阿貴是計劃在正明家裏，和另外的



地方做做零工。若是能够希望到今年的年成好一些，那末他們就可以過活了。

那知道正月過去二月來了，及到二月的月底，老天才下了幾許雨。地是够潤溼了，大水塘的水也有了一些。於是他們便趕着播種，穀子散後，青青的秧苗銀針似的長大起來。這是可以下種的時候了，那知道田裏已經乾得沒有水，只有大水塘還有一點點未曾乾完。長發和阿貴連夜的給正明踏水，正明歡喜得不可言狀，買了兩斤酒一點肉，預備第二天請他們吃早飯用的。深夜長發和阿貴工罷回家就寢，天光曉正明便獨自一人去看田，那知看見自己的田，水是漏得一點也不剩，旁邊狗老大的田裏，是變成水汪汪的了。正明真是氣不可及，忽忽地便回到家中告訴長發阿貴，長發聽即便說：

『豈有此理！這混蛋的東西！我要他把水放轉去！——從前把昌年哥和小麻子捆起來送到縣公署裏去的，也有他的分！』

『去！我也去！這傢伙非收拾了他不可！』

正明看看長發和阿貴是這樣的兇怒起來，怕他們又鬧出亂子，連即地阻止他們：

『不要去！不要去！……我進城去控告他！』

正明在城裏托人給他請了律師，便什麼介紹費，談話費，狀紙費，訴訟費，還有出公庭費，已經化使得所積都盡，還該向人告借，開庭的結果又是一個失敗。舊的忿怒未消，新的愧氣又來，回到家裏和長發阿貴去商議了。

『再起訴也是無益。他有錢有勢可以運動，我們白白給法官律師去做孝子。』

『情願吃虧，就這樣算了。若是不肯甘休，那末我來給你和這老賊去：

……』

『不，不：我情願田賣完連人也賣掉，都要和他去打官司！——這口氣是不會消的！』

現在正明的田是賣完了，家裏沒有一分值錢的東西留着，但是官事還是虧敗，這口氣還沒有消掉，終日鬱鬱不樂地悶在家裏，很喪志的連和長發阿肯都少說話。

\*

\*

\*

蒼空好像向正明表同情似的，自從二月裏下過一次雨，連接去三月四月到五月都還未再下一點雨了。這村裏最著名的大水塘，塘底的泥給太陽曬得一塊塊裂成龜紋似的，沒有一勺之水。蟬了在枯得葉都掉將下來的柳樹上，遲遲，遲，叫得何等燥人！夜晚也不和往年似的，大家吃了夜飯便都聚在幾棵古樹的旁邊，或在一片平廣的空地上納涼，談談古今往跡，風趣橫生的。——今年大

家都僅僅在自己的門口坐了一下，便悄悄地回去了，整天只有長嗟短嘆，又如水災後的否運來了。

『啊！今年又怎樣過呢？——知事老爺也親自下鄉來接過龍，求過雨，但總歸不靈！』

長發一聽到有人提起知事，便怒氣上衝的說；

『他媽的！什麼知事？假仁假義的，用鬼來買人心——九月裏又要帶馬奔下來收錢糧了！』

大家聽到長發的話，只有是自嘆莫可奈何的，誰也不敢評是評非。他們是驚弓之鳥，前年的教訓還戰戰兢兢的畏懼着。

一天突然發生一件轟動全村的事，左近的客村的人，都紛紛地跑來看。

有的說——正明田裏一個人打死。

有的說——縣知事槍斃人。

有的說——有一個吃醉酒的人死在路上。

正明長發阿貴聽到這些話，也便如飛似的跑來看了。……原來是因爲正明訴訟失敗，沒有錢負擔訴訟費，便把這田賣給他族人順法伯伯。這位死的外鄉人，是把這田向順法伯伯承租下來種的人。不幸因爲遭受旱災，便無力繳租穀了。順法伯伯叫人去割這幾棵給太陽曬焦的稻。外鄉人不肯，便彼此衝突起來，給他們踢死。長發他們怒忿忿的替外鄉人鳴不平。

『算了罷，他是外鄉人！我們總歸是同宗的。』

『什麼？還有同宗不同宗？把昌年哥小麻子活活地送給縣知事去槍斃，他就可以幹得出來？』

『還是報官去！』

『官，烏的官！是一類的人。』

『我們自己來動手！』

除掉一些年輕的人和少數比較年長的人，是互相吶喊着，其餘的還是要去請縣知事下鄉驗了再說。

顧法伯伯知事不巧，早已親自進城，向縣知事去陳說一切，向縣知事求援。原來所謂土豪劣紳，有錢的人，是和軍閥官僚狼狽爲奸的。勾結帝國主義者，受洋大人的唆使，來壓迫民衆的時候是不會不大家一致行動的。

第二天很早的知事老爺便帶了警察，下鄉來驗屍了。

這時候長發和阿貴，也已經號召了許多本鄉和鄰村的青年人，在旁監視縣知事的驗屍，還有其他的人，也都圍着的看。

縣知事要傳問證人，可是這許多人中，沒有一個人敢出來爲這外鄉人做證，縣長問到的時候，只是搖頭說沒有看見。長發急得要命，假使這件事沒有

證人出場，那一定是失敗的，他恨着自己爲什麼不見？不能出來做證人！最後一個年齡不到十六歲的孩子走上去說：

『我放牛的時候看見的！是他們把他用腳踢死！』

『你不要說謊！——說謊就要打你！』

縣知事厲聲的威嚇這位小孩，可是小孩子毫不驚懼的回答。

『我親眼看見的！一點也沒有說謊！』

但是縣知事根據驗屍員的假報告，他向大衆的報告，是說被告無罪，原告人自己因急痧病死的。長發便上前去說：

『知事老爺！且慢，小孩子的話一定不會說謊！——你看這下部吧！臀部這樣的漲起，肚子也發泡似的完全青紫，這還不是踢死的嗎？——你看，這下面一塊紅！』

長發一邊說，一邊便驗屍官似的，把這外鄉人屍體的褲子拉下，這裏那裏的把傷處指出給大家看。所有看的人真是欽佩長發有胆子，不怕死屍，不怕縣知事老爺，態度從容的向知事老爺說話。他們都給長發的話，悲慘地激起同情來，但是知事老爺說：

『哼！檢驗員難道還是你高明些嗎？』

便站起來預備散場了，全場圍着的人便一齊的說：

『不行！要再驗！』

縣知事明亮的眼睛，把四圍的人看了一圈！知道這次是衆怒難制，還是小心些爲妥，便向大衆說：

『諸位要求再驗，這也無有不可！——不過今天尚有要公，待明天再驗吧！』



那些善於迎風做勢的給知事做狗豪紳長者，便馬上來替縣知事解圍。

「好！明天再驗！明天再驗！」

縣知事很失體面似的，十多個警察，前前後後地擁護着，飛也似的回城去了。

這一羣圍着看驗的人，漸漸地看見縣知事警察這一羣人，很快地把影子往遠處縮小，縮小到不見他們的影子，又圍在這位外鄉老的死屍旁。很紛亂的說話，稱讚這放牛的小孩子真胆大，沒有他今天的事是冤枉了。都猜說一定是縣知事受賄，外鄉老很明白是踢死的，但是知事却說病死的。

每個民家，每個街頭都有怨聲，咒罵順法伯伯，咒罵縣知事，可是總沒有人敢大聲說出。

「這明明白白是縣知事受賄，順法老賊仗勢做威！這東西我們還不早去收

拾掉去，以後還想過日子嗎！」

『算了吧！長發！不要再鬧出亂子來！總歸他是年長的，是一個地方上的紳士！』

『死了一個外鄉人，我們管他什麼呢？』

長發聽到這些話又來了，這些話真可以迷惑人心，如今他決定要給他一個當頭棒，嚴厲的要向大家說明這個舊社會裏的虛假偶像。他說：

『……年長的，我看這位外鄉人年紀要比這老賊大！不過他是貧窮！——紳士，同宗的，昌年和小麻子不是都死在他們手裏嗎？昌年和小麻子爲什麼應該去死？他們是爲着大家的饑餓而做的事，有什麼不應當？』

『他靠縣知事做威做福，縣知事靠他來向我們編捐編稅！』

長發的話沒有說完，阿貴又要來講了，你一句話，他一句話，他們長久纏

積下來的話，今天都是乘這好機會說出來。

太陽已經離得很遠，一點熱氣也沒有了，天色漸漸是給烏雲遮滅，大家同嘆自己時運不齊，生活前途的困難，懶洋洋一個個散回家去。

阿貴和長發在正明家裏吃完晚飯之後，他們知道這事體一定不是如此會完結的，知事老爺，明天也許帶了許多軍隊下鄉來，所以他們便在開始詳細討論對付辦法。

『長發！我馬上跑到城裏去打聽消息，——若是又不對了，我便馬上約了城裏的人來幫助！你們在此地，趕快要召集四鄉的人！這事體是沒有什麼同宗不同宗的！只有窮人和富人，百姓和大官！』

『你城裏怎麼去找人？』

『我打了這許久官事，城裏的事，我是很熟悉了！』

於是他們三人便很有計劃似的，長發居在鄉裏聽候他們的消息，阿貴是跑到附近四鄉去集合人了。

他們連夜的各人做各人的事，每想到可恨的知事和狗老大，順法爸爸，還有洋大人，真是滿面發紅，全身受煎，連睡覺也忘記了。

晨雞剛才喔喔地啼叫，全鄉村的人，都還在洗面，有的還未起床，便聽到紛紛的傳說：

『不好了！——不好了！長發已經給知事老爺拿去了！』

『祠堂門口，有二張很大的告示貼起！』

霎時間，祠堂的門口滿了人，一些年輕的便都聚在祠堂前面的空地上。年老的把身子靠在石獅子的身上，兩顆花白的眼珠，對着壁上布告流出眼淚來。

許多婦女們，年輕的年老的，有的抱了一個小孩子，有的手裏拿了一隻大粗碗，噉着飯，走來走去探聽消息似的。她們是一字也不認識，只是問這個，問那個，看見老人家對着布告流出眼淚不期然的自己也便哭起來了！

『阿貴的爺！說些什麼呢？』

『……………』

『三伯伯，有什麼事啦？』

這時候正明汗流氣喘地自城裏跑回來，那知道長發已經給縣知事捉去了。他便不停息的穿進這羣人叢裏去。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這時候也都集中在一塊了。正明的妻子，散着髮很驚慌似的跑到正明前面，告訴正明說長發已經捉去了。現在貼出二張布告——一張是還要拿阿貴。一張是因爲吳大帥討賊，要預徵錢糧一年。正明磨拳擦臂的叫阿貴去把那二張烏東西撕下來，便說：

『哼！豈有此理！打仗會要我們的錢！打死人，可以不追究這世界還了得？非把這些狗子弄掉不可！』

『我們一年年辛辛苦苦做起來的錢，給他們去升官發財，給他們去享福，——我們受水災，我們受旱災，家裏一粟殼都不剩，他們是可以不管；什麼稅，什麼捐，他們要的！這日子還可以過？』

『現在城裏的許多人，他們做苦工的，也都要起來和他們去算賬了。』

阿貴連忙接上去說：

『四鄉的人也都要動手了！』

正明的老婆那時看見三伯伯對着布告流淚，自己也流了眼淚。這時看見他們都這樣個個的慷慨激勵，又不禁的歡躍。心想從前僅僅爲了請洋大人的財神竟把一鄉的農民，殺得焦頭爛額，現在順法這位老賊，凌勢欺人，知事老爺

却又來把長發捉了去，可是這次是不是和從前一樣了。大家都要起來反抗。

今天狗老大和順法伯伯，是由縣知事的委托，叫他們二人負責把錢糧一年限十天內收齊。他二人便叫了自己的用人打掃祠堂，開祠堂大門，穿起長袖大衫，各人都置上一件團花馬褂，笑容滿面，一步步地跨進祠堂裏去。在祠堂裏得意洋洋地踱來踱去，二枝旱烟桿煙氣一口口地吐出來。

『這幾年來，若不是我們的知事得力，真不知要鬧得怎麼樣了？』

順法伯伯很巧的回答狗老大；

『對的，這次籌款，我們總該特別着力一點才是！』

『這次大帥再打一次勝仗，那就好了！』

二人相對笑笑，好像預祝勝利似的。

『喂！明年選舉，你預備怎末樣？』

順法老伯，右手從很長的袖子裏伸出來，自豪地摸摸下巴的短鬍子。

『那當然帮你的忙囉！』

『不要客氣！』

朱老大說到這裏，實在是有些不樂，雖是家產比順法來得多，但是文理上是順法來得清通，說起話來，也當然是順法來得漂亮。真是悔恨不轉來的，在小的時候，爲什麼不好好地多認識幾個字？頭也癢起來，口也發渴了，

『小豬，小豬！拿茶來！』

叫了四五聲，也不見小豬回應，沒有小豬走上來。便更怒上加怒，想到小豬頭上去出口鬱氣，大步的踏出門口去叫小豬了。那知道一聲也未開口，正明帶領了一大批人，小豬也在內，當面走來，正明便一抓捉住他的袖口。

『你這賊種，你又敢來和我鬧嗎？你看一看今天到的告示！』



小豬站在狗老大的背後，拍拍他的背說：

『老爺！你這渾蛋的狗！見諒些吧！——我們來把你二個收拾了之後，就去收拾那狗頭知事了。』

## 二 個 月

炳奎由吳經理家中的門房，從一條狹長的花石子砌的路上，帶進去會見吳經理。炳奎跟在後面走，想學一學那種溫文壯重的紳士架子，很不自然地走着。有時用手去拍拍衣服，有時把鈕扣一個個地重紐了一翻。走了幾步又拉一拉衣服，拂拂鞋子。二棵眼珠、東看西望地忙看那邊一座青色的假山，巖石崢嶸可怕似的從青草裏凸出。一股清水蜿蜒地流下，潺潺地流進山腳的池裏去。隱約可以看見池中一尾尾，許多紅色的魚在水面上浮游着。還有一座茅草和杉樹搭起的六角亭子，在池水的右邊。各種的花木，奇形怪象地，是炳奎從來未曾看見過的。

路的左首是一片四周沿圍着洋水仙的草地，又短又平的草，剪得非常整齊

美觀！和他在大馬路大商店玻璃窗裏看見的那放着的地氈相比較起來，還沒有這樣平整好看！中間是一塊長的網球網欄着，二面有幾個小姐和少爺們，跳來跳去的在那裏打球。炳奎心想——啊！什麼大世界，永安公司的屋頂花園，那裏有這裏的好玩呢！……！

門房已經給他引進一座皇宮似的洋房裏去了。油滑的地板，炳奎很留心的踏去，在一間明亮的會客屋裏，眼睛又睜得大大地，看顏色花紙裱糊的牆，和牆壁上掛起的畫，桌上陳列的古玩。

吳經理進來，二人對面的坐在沙發上，一盅芬香撲鼻的清茶，放在炳奎坐位旁邊的茶椅上。炳奎暗暗的想——啊！真是三生有幸！得進到這裏來！吳經理把雪茄煙請他，炳奎只得自恨不會抽煙，沒有這個福氣！

吳經理在未說話之前，先透了一口氣：

「噫——！」

這口不勝其憂愁的氣，真使炳奎莫明其妙了！——住得這樣舒服，吃得這樣講究，爲什麼還要嘆氣？

「炳奎！我這次交易所的生意，弄得大大的失敗，竟致累及工廠關門，這實在對不起你們工友！」

「這也是料想不到的事！——不過有些工友們，的確是太可憐了！」

炳奎是這次維持委員會的主席，是這次的事件中，最有力的一個分子。炳奎領導他們全體的工友們，向吳經理提出要求維持這廠，使工友們可以照常工作。假使吳經理拒絕這個要求，他們便自己直接來管理工廠，自動的開工。

在開會的時候，炳奎并且還更明白的懇切的向大家說：

「這要求是正常的！這辦法也是正常的！——我們是這工廠裏的主要人

物！假使這工廠沒有我們這批人，用勞力給他辛辛苦苦地做了十多年的牛馬，他會有今日嗎？」

最後更深一層的用事實來和大家說：

『年來我們廠裏的生意很好，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每年總是掙到大批的錢，存到銀行裏去，造房子，買公債票，送兒子到美國去讀書。——今天有什麼理由提出來要關廠？他發財了，滿足了，我們呢？叫我們可以不要再作工了，讓我們去餓死？』

數百工友聽了炳奎這樣痛切的話，一齊拍掌擁護炳奎。在票選的時候，總是朱炳奎，朱炳奎，每張票上差不多都有他的大名。并且全體通過，付與他全權代表的實權和名譽，請他負責和吳經理去交涉。

但是炳奎自從跨進吳經理家的大門，經過這一條光怪陸離，美不勝收的考

徑，門房給他領進皇宮似的休息室，坐在又溫又軟的沙發上，茶的香味芬芳撲鼻，吳經理很和柔的對他訴苦——遲疑又遲疑，沉默了許久，一切要說的話，在會場上聲淚俱下痛詆吳經理的勇氣，全體工友們所托付他的使命，這時候，都給吳經理吐出來一團團的烟，指頭彈烟灰般彈落去了。

『炳奎！我知道我們廠裏的工友，沒有一個是不會不聽你的話的人！——只要你能帮我的忙，那一切就好辦了。』

帮忙？帮他的忙，不是出賣了工友嗎？不就是自己做了工賊？工賊是……？炳奎起初是很胆小的不敢做這不應當的事來出賣工友，讓他們毫無抵抗地屈服在吳經理的壓迫之下，眼睛清清的看全體工友失業，這樣殘忍的事也可以去做的嗎？但是看看吳經理是這樣一位漂亮的人物，實在是想搯他的油。吳經理說：

『這事體我希望能够大家很客氣的下場，那我是感謝你不盡的！』

『嚇，這是談不上！』

吳經理看見炳奎漸露笑態，知道這事是很容易可以解決了。把電鈴一按，雇人又進來沖茶了。

『我想去借一筆款子，多發你們一個月工錢，這樣總算得過去了？』

『一個月？一個月想來總不够一點吧？』

『啊！這數目借得到，借不到，還是難說呢！』

吳經理的說話，越說越起勁，頭搖搖擺擺的，左脚交在右脚上面，脚頭一伸一伸地發揮他經濟困難的情形。炳奎坐在沙發上沒有動過，下身坐得發熱，便和吳經理似的把身子也在沙發上斜躺起來。

『吳先生：多發二個月或者我回去和他們商量商量看。』

『多發二個月？——啊！那我是太吃虧的！籌不起來吧？』

站起身來，印度綢的大花袍子，黑緞的皮鞋，全個瘦細的影子，走來走去地映在光漆的地板上。二隻手交叉在背後，雪茄煙含在口上，架起墨色大框的眼鏡，看那掛起着的電燈。炳奎似得意又似憂愁的樣子，笑臉的說：

『你經理先生，這幾個錢，銀行裏總容易調動？』

吳經理思想了一下，知道事體已經可以成功了，便高聲的回答道：

『好，好好！那只有去調動調動看！』

『不過，這事完全是要托你了！』

說話時從衣袋裏抽出一個長方的黑色小皮包，拿出六張五元中國銀行的鈔票，走近炳奎的面前。

『這裏一點點小數目，你先拿去和朋友們吃吃香煙！——等到事體完了，



我再來謝你！」

炳奎數也不數是多少，忙着向腰袋裏放。

吳經理送他出門，又說：

『這事體總要你多多費神！以後我是決不會忘記你的！』

『將來最好吳先生能夠替我介紹一點輕便的事體做做！』

『有，有，一定替你介紹！』

這時廠裏的工人，等着炳奎回來報告交涉的結果，有的等得不耐煩地聚在排字間裏，拿了幾個鉛字玩。有的是圍在吃飯的桌子上。或者是把桌子搬開，空出地來比力氣的大小。一個比較力弱的人，便給對手放倒在地上，引起全飯堂的人都發笑。還有知道拳術的，便拿了一條板橈，大打其橈花，東打一下，

西打一下，打得筋肉括括地發響。

『好！再打一通！』

另外還有五六個人，是在門口評論每個經他們工廠前面走過的女子，大講其膀子經，快樂得忘記其失業的痛苦了。

遠遠的看見炳奎，興高彩烈的走來，他們心想是交涉一定勝利了，便一溜的跑進去告訴大家。大家便一剎那地很整齊的聚集在飯堂，聽炳奎報告消息。

炳奎遲遲地走進來，接着便一陣鼓掌的聲音。

『請炳奎兄，報告交涉的結果！』

全堂肅靜，一隻隻的眼睛，都注目在炳奎身上。聰明伶俐的炳奎，一路的想來，早把所說的話，對付的態度，都預備得很周密了。很快的便把興高彩烈的精神，改換做垂頭喪氣的走上去，在主席臺上，半天說不出話來。

『諸位弟兄們！今天我找了一天的吳經理，還沒有撞到他，明天又不知道能否找到？』

言時特別的露出失望和困難的表情，但是會場上仍還沒有半點失望的表現。一立別號郭大炮的便起立來說：

『那末我們決定實行最後的辦法！』

『慢點！郭大炮！——我的報告還沒有完畢！』

言時對郭大炮很不樂意地，大家也以爲郭大炮太性急了，全體都向他發笑，炳奎在工友的心理中，是還沒有失却他們對他信仰的情緒。

『今天我打聽到許多重要的消息，要向諸位報告的。』

『什麼消息？什麼消息？』

很雜亂的誰都想聽到這些重要的消息。

「諸位也有人知道嗎？這廠早已押給好幾個人了！——吳老頭子，他預備要跑！」

「不管！這廠是我們的！」

「鄔大炮又來啦！你要這廠……好，你去打半年一年的官事……我要問你，這半年一年，你有錢嗎？你可以不吃飯？」

急性的鄔大炮，有力地給炳奎嚇倒，便沒有話來應付炳奎了，有許多同情鄔大炮的，也以爲鄔大炮的話是對的，但是也一樣地想不出自己的理由來。

聰明伶俐的炳奎，看見他們一步步地中他的計劃，現在他們誰也想不出話來反駁他，知道有機可乘，便不顧忌的更加用利害相關的話，來威嚇全體工友。

數百的工友，聽了炳奎翻翻復復，不能把廠收回自己所有的話，個個都是

舌頭硬了，說不出一句話來。有的是一味發怒，不肯甘休，有的是想到以後的衣食問題，更是那些有家眷父母妻子的人，不勝其爲以後的生活擔憂。無暇去顧計炳奎所說的話，是否是忠實的爲全體工友謀利益，或者是給吳經理收買去了。

「我想現在只有趕快設法，去找到吳老頭子，非要他多發一個月的工錢不可！」

『起碼三個月！』

鄔大炮怒不可及的，說了一聲，便怒氣衝衝地走出去了。

『我想能夠叫他多發二個月，已經是意外的了！——不要等到一個錢也得不到手！』

『多發二個月！——多發二個月！』

大家也便無聲落意地，掃興而散。

吳經理坐了汽車到印刷廠裏來，吩咐賬房按名發他們二個月的工錢，一大夥的工人便把工廠賬房的門，擠得水洩不通，立在那裏等發錢。三個門警忙着維持秩序，但也無甚結果，總是一樣地爭先恐後的擠着。

工友們一個個地拿了錢，把幾張鈔票還有銀角子和銅元，不勝憂愁似的重疊不斷的數着。也有的拿了錢，便飛也似的跑出賬房門。可是那知道一到大門口，便也是不勝憂愁似的走不動了！

『老朱！你的飯賬鈔一鈔吧！』

包飯作的老闆，在門口把老朱攔牢。一個做小販的也走上來了。

『老朱！你還該我一點香煙錢呢！』

『唉！你們這些人！等一等吧！隔日給你們好了！』

『不行，你這裏已經不做了！』

『不行！以後我到那裏去找你！』

『……………』

這樣嘈雜的聲音，付賬的付賬，想延欠的延欠，爭多爭少，各個的都爲着自己的生活着想，相持不下的便洶洶地吵鬧起來。那邊是爭鬧的聲音，這邊也是爭鬧的聲音，人聲喧雜地比南京路還要鬧熱。

『鄔大炮！這次多少總該借給我一點吧！』

『一位年齡滿六十以上的老人，灣着背伸手向鄔大炮借錢，鄔大炮正是給麵館子裏的人圍住要錢。這老頭子可憐的還不見諒，鄔大炮便怒上加怒的說：

『我那裏還有錢多？——你向炳奎那賊子去借好了！』

賬房間裏的幾位先生，報賬的報賬，呼名的呼名，還有數鈔票，角子，銅元的，也都不勝其做走狗的忙。

『毛阿隆！扣去上月罰款一元四角！』

『怎末的？還要扣我的錢？——不行！』

『要不要？快點拿去！』

『沒有這個道理，拼死也非給我不可！』

毛阿隆一點點也不肯讓步，蹬起腳來破口大罵，不是和從前聽到罰錢，便是叩首挨拜的向賬房先生說好話，要他原諒原諒了！門外有許多還在等發錢的工人，也便都幫助他罵經理，罵管賬的。

『快一點發！快一點發！』

有的等了半天，都還沒有輪到，看見賬房先生攔起手來，和毛阿隆吵架，



便發急地催他。

吳經理坐在賬桌後面，眼看這樣的鬧下去，恐怕又會發生出什麼波折起來，弄得計劃失敗，這是很沒有利益的，便吩咐說：

『發給吧！總只有這一次了！』

這樣便一個個很順利的發完，吳經理洋洋得意地自祝計劃成功，把這批今日要加薪明日要提出條件，減少工作時間，難以上班的工人趕出去，以後可以再招一批溫和的，能够聽他任意虐待的新工人進來了。并且還要計劃把這印刷廠特別擴大營業，可以多掙些錢。便吩咐賬房裏給他到一品香酒樓預定席位，發出請帖，預備明晚請大小股東，商議擴充的辦法。汽車嗚嗚地回家去了。

炳奎自鳴得意的，得到這一筆意外的來款，整天的玩大世界，神仙世界，夜裏連回家也不回家，打野雞，找姘頭。小館子裏吃得醉眼矍矍，還要去賭博。一天天地錢是化完了。回到家裏睡在床上，想起吳經理允許給他介紹事體的話，便好似又在吳經理的家裏，看見吳經理家裏的高大的洋房子，一棵粗的樹，樹底下架起秋千架子，兩個活潑可愛的吳經理的小孩子，在那裏小鳥一般的蕩秋千。花是多末的香呀！水是多末的清呀！有鳥兒宛轉的叫，有鋼琴仰揚的響，還有一盅芬香撲鼻的清茶！吳經理的影子，映在光滑的地板上，他是坐在棉軟的沙發上，吳經理允許替他找事體，吳經理說：

『是永遠不會忘記他的！』

天光早便穿起衣服，仔細地洗了面，便跑到吳經理家裏去。

『闖進來做什麼事體？』

吳經理家中的巡捕，劈頭的回炳奎嚇了一聲。炳奎才止住脚步，完結了甜蜜的幻想。

『我，我找吳先生！』

『呸！滾開！』

『我有事體找他！』

『你這種人也配得找他！——走！』

這個碩大的巡捕，高高的幹子，口操北方音的，言時洶洶地舉手就想用他的短棒打他。莫奈何，炳奎不能和他理論，只得退回。

第二天，第三天，連接去找了多次，吃了多次的閉門羹，撞了多次的釘子。最後那巡捕不禁煩惱的，還要想把炳奎拿住，送到巡捕房去。

炳奎從前自誇自耀地，以為一手能夠把這數百餘的工友，安全的出賣了。

工友們，沒有一個知道他的勾當，說他的壞話。就是那忿忿不平的鄧太燾，在他手下也莫可如何！一方面還能得到吳經理的特別優待，給錢把他化使，并且還允許給他介紹較好的職業！現在一切的事體都完了，錢也用光了，吳經理却沒有法子再找到他！

『啊！吳老頭子實在比我來得高明，我受了他的騙！』

但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吧，咬自己的舌尖，已經是悔恨不轉了！

『多發二個月！』

這批全仗二隻手在排字間，印刷場裏做苦工的兄弟們，多發二個月的工錢，早已經在從賬房裏走到大門口的這條路上，給一些債主，拉去了一大半，所餘的也在這幾天失業的流浪中，化使淨盡了。但是天是逐漸冷起，外面什麼

地方也不能借賬，非現款不成交易，而職業還連路線都沒有找到！

『噫！銅錢困死人！』

老朱臥在一間漆黑沒有光線的後樓，一張二條板櫬三塊木板搭起的床。茶壺，尿壺，油燈，破鞋，破衣，一切零散的雜物，堆滿在這斗方的後樓。郭大炮腳聲很有力的走來。

『老朱，老朱！』

『噲！什麼事？』

『啊！你這懶東西：還沒有起床！』

郭大炮低着頭，走進那烏黑又汗酸臭的後樓，坐在老朱的床沿。便把他昨天所打聽到吳經理把他們騙走，現在又招工開始重新營業，並且聽說還要把範圍比從前擴大；工廠前面的空地，也造起房子來了的話，從頭至尾地告訴老

朱。

『哦——這還了得！——那末現在這些畜生是從什麼地方招來的？』

『完全都不知從那裏新招來的！』

『他媽的！要把這些畜生收拾掉去！』

老朱忿忿的起床來，穿了衣服，指手抵掌的抱着不平，鄒大炮說：

『你不要瞎鬧！要認清我們的仇人就是吳經理和炳奎這賊子！——他們才

是我們的好朋友！這些話都是他們告訴我的！』

『那末大炮！你主張怎末辦呢？』

『只要我們把受騙的工友們，趕快的都召集弄來，自然會有辦法的。』

老朱和鄒大炮，便忽忙忙地跑出去了，東西奔跑地召集他們失業的工友，

議商辦法。

吳經理這幾天的事體，比從前計劃如何把這些難以制服的工人，開除出去的事是更加忙了。一天要去到洋行裏定貨，在新工廠裏佈置新的機器。還要親自選擇新的工人，希望無窮的想做個更大的資本家。

今天突如其來的聽到舊廠所招來的新工人，要援助辭去的舊工友復工，真是足夠他手忙足亂的不知所措了！便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辦法，來撲滅這個方興未艾的大患。便召集了他忠實走狗——賬房間裏的人，大開其會議。

那知道這一班新來的工人，個個都團結很堅固，沒有一個可以動搖的，找不出第二個炳奎。

『要那些鬼，我們不如把這批新來的加工資，這樣用調和的改良辦法，可以便新來的佔了便宜，還怕他們會去幫助那些混賬的東西嗎？』

『加他們新來的錢，那不是仍一樣的吃虧？』

『自然慢慢地可以有辦法的！這時候若不再去騙他們一下，死板板地那就糟了！』

吳經理拍案叫好！讚稱這欲擒先縱的方式，確是新的法門，可以先來分散工人的團結力！

『馬子卿！你這樣去做來吧！明天聽你的回話！』

吳經理的汽車，便嗚嗚地又跑到洋行裏去付貨款了。

第二天的早晨，馬子卿便到吳經理家裏，報告這批新的工友，比從前舊的還要利害，他們更嚴厲的宣稱，不使舊工人回廠，一切的話都不用去談。

『那末怎麼辦呢？』

『只有再去找找炳奎看，這傢伙也許有辦法？』

『啊！那末你快快給我去找他！』



吳經理怪可憐的，畏縮地連話都說不出來，似乎他做資本家的前途，是沒有希望了！

炳奎自從受賄的錢胡使亂花的用完，生活上便受到痛苦，三翻兩次的想去求救於吳經理，又每次的受吳經理家裏的巡捕驅逐。現在整天的垂頭喪氣，徘徊於自己所居的附近里巷裏。這些里巷裏來往的人，可說是都罵他從前最好朋友，在一個廠裏做過工的。那次投票選舉的時候，他們都投過他的票，拍掌喊口號地擁護他。可是現在他們看見他走來，便遠遠地避開他，連叫呼也不願意叫呼他一聲，如同遇到陌生的人一般。並且有的向他譏嘲諷刺，真使得他無容身之地！

阿貓從前在廠裏做工的時候，他是一個最庸弱無能的人，什麼人欺侮他，他是一點也不敢反抗的，若是他要想在人的前面強出一頭，那更是不可能了，

炳奎百無聊賴地想去和他談談，那知道阿貓也會怒氣忿忿地對付他。

『你這老賊！無恥地把我們出賣，那個來和你說話！我是就快將給你弄得餓死了！』

炳奎在從前的時候，若是阿貓如此不客氣的對付他，那早已請他吃老拳了，但是現在只得忍受下來。又看見許多小孩子在垃圾箱旁邊玩兒，炳奎便一步步地踱過去。

『小翠！你的爸爸呢？』

『他病得要死——我的媽媽在家裏咒你呢！』

炳奎想想，自從出賣了工友之後，受了吳經理的騙，便連什麼都在淘淘地忿恨他。

『唉！現在我連叫呼人的權利都沒有了嗎？』

長聲嘯嘯的回到家裏，又想起——吳經理印度綢的袍子，臉孔笑起的用指頭彈雪茄煙的煙灰，熱滾滾的清茶，芬香撲鼻的！——炳奎！這事體完結之後，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你的！

\*

\*

\*

新工友們看見對面的新工場已經佈置完畢，只待工人去做工了。吳經理是一天的只忙着招募新工，把他們所要求准許舊工友復工的事，置之不答。同時還繼續不絕的用溫言巧語來賣弄他們，或是用言語來恐嚇他們，但是他們已經很明白的知道，吳經理向他們欺騙的慣技，仍然始終一致，毫不懼怕地和吳經理爭鬪。眼見那些失業的舊工友們，逐漸逐漸地餓得一點精神也沒有地病在床上的呻吟嘯嘆。而吳經理是揚揚得意地不顧一切，專在籌備自己新的工廠。這些新工人，看了這種殘酷的景象，也便不禁恐懼到自己的危險了！他們想，若

是不再起來援助舊工友們，將來也不是要和舊工友們一樣的結果，做了幾年奴隸，給吳經理掙到錢，他又就可以不要我們了。使個個都興奮起來，向舊工友去表同情，決定以全體的力量去援助他們。通過自動的去歡迎舊工友回廠。

舊工友方面，也已經舉出鄔大炮，老朱等十六個人做代表，在一塊空曠的草地上召集大會，準備和新工友連合起來，自動的回廠做工。

鄔大炮站在中央，向全體工友報告，這次勝利的原因，是還全由於大家的能夠澈底覺悟，不給吳經理收買，不受他妖巧的欺騙，以小利益來收買人心，新舊工友們能夠始終一致地合作，堅決的行動起來。

全體失業的工友，看見新工友的代表拿着歡迎的旗子，鄔大炮聲音宏亮的在演說，喊口號，真是喜不可言！忽然看見炳奎也拖着的拖着的走來，便有人呼出：

『捉牢！這奸賊又來了！』

馬子卿這時候也想來找找炳奎看，并且也想打聽一些消息，遠遠地看見炳奎已經給他們捉住，便不禁志忑地轉回頭，就飛也似的跑了。

## 踐踏

在這樣的大熱天氣，最吃苦的自然居茅草棚和低屋平房，或圍在馬路旁邊的勞苦的人民了；那些有錢的大人們，他們居的是西式房子，高高的四五層樓裏面都裝有電風扇，冷氣管和冰箱，窗門上是有窗簾掛起，外面搭的是涼篷。還有蔭翳的大樹，一株株地環繞在房子的四周；綠葉茂盛地巨大的枝幹如傘一般，首先就把太陽的熱光抵擋了，不使那火箭似的熱光射到皮膚細嫩的太太和小姐們的身上去。

可是那些冰淇淋，汽水，色白大菜不離口的太太和小姐們，有這樣豐滿不感到絲毫痛苦的生活，還是以爲大不如意呢！在圍起桌子打牌的時候揮起扇來，或是躺在搖椅上喝冰凍咖啡的時候，總是聲聲不絕的咀咒着說：

『這悶死人的天氣！』

『這熱死人的天氣！』

於是到海濱去解熱，到西湖去避暑，整天的只是想如何才可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和在春日一般的適意。

\*

\*

\*

今晚是虹口公園夏令音樂會開始的第一個晚上，半月式弧形的音樂臺，從新粉飾得極其富麗堂皇，長在音樂臺附近的樹木，繫起一盞盞的紅綠電池。紅綠的燈光從枝芽裡參雜的放射出來，遠遠的看來恰似有無數的葡萄棚上，長滿了一串串的葡萄，盈盈滿樹的垂着。也似一叢叢怒放的紫籐花，在半空中月影下舞蹈。這美不勝收的夜景，那些勞苦終日的朋友，是夢想也夢想不到的呵！

公共汽車，電車，在公園附近無數下站的乘客，都是些輕羅淡綢的時裝女子和漂亮洋服的男人，東方的，西方的，也有拖木鞋的日本人。他們在那美麗的家庭裏還不夠快樂，還不算解暑，一個個都到此地來了，公園門口，已經給來聽音樂的大人們所坐的汽車擠滿，一直聯到公園的左近，可是享樂的富人們的汽車還是呼呼不絕的來。

在公園的附近，有許多澈夜求討的叫化子，想在這些來聽音樂的大人們的身上，討得幾個銅子，以維持他們殘餘的身體。哀求乞憐的聲音，和高跟皮鞋的聲響雜踏着。

『修福，修善的老爺，太太，做個好事吧！』

『先生！發財的大先生！求你賜給我一個銅子！』

『……………』



這些可憐的叫化子，他們受剝削得一無餘剩，有的是殘廢，有的是衰老，有的是失怙養的小孩，他們已受壓迫得沒有再反抗的力量了，故他們不得不再向那些有錢有勢的大人物去乞憐，他們還是在夢想吃人的老虎，能發出慈悲的心。

有幾個給他們纏繞得不堪的老爺太太們，耳朵實在給他們噪鬧得麻煩了，鼻子裡也嗅不慣這悶人的臭酸氣味，便忿然地擲下一個銅子，闊步的跑進公園中去了。但是也有願恤這一個銅子，不怕這個身體污穢口嗅爛足的大毒蕪，任他們怎樣哀求乞討，總歸自己走自己的路，不置理會地向公園門口跑。可是那些跟在後面的叫化子，還是在希望他們最後的慈悲心，從口袋中擲下一個銅板來。於是走了又再走，跟了又再跟，口中不絕的求着：

『先生，升官發財的先生！多福多壽的太太小姐！給我一個銅板吧！』

可是先生，太太，小姐，他們下了車，一步步地走進公園中去了。一個年紀約十三四歲的小叫化子，還是在後面跟着，哀求他們給他一個銅子。他們在售票處買了票進去，這位小叫化子也不知所以的便跟進去了。可是還沒有進門，收票處的巡捕，眼見這位小叫化子也想進來，便咬起牙齒，伸起巨手，猛力的打他一拳。這小叫化子才是痛不可言的知道觸着大人們的法網了，連忙停住腳，含着淚，死命的跑回原路去。

他的一個五十歲的母親，也是在公園的左近求討，向那些富人們，爲着母子二人的生活，只夠跟來跟去的跑，也沒有工夫去顧及她的兒子了。在她奔走得十分疲乏，而又得不到幾個銅子的時候，她稍稍地躺在電桿旁休息一下，於是便想到她的兒子了，可是竭力的嘶呼，也呼不到她的兒子，二隻花白的眼睛，灣起腰來東張西望，在路燈和汽車燈光強力的放射裏，更使她什麼也看不

見。愛子心切，一些可怕的幻象，都直刺到她的身上來了。眼淚雙雙的掉下，心中想到自己的丈夫在火線上打死，大的兒子給大兵拉去，如今還不知死活，現在是只剩這一個小孩子了！這，這小孩子，現在又到那裏去了呢？

正在幻想到絕望的時候，她的小孩子嗚咽地跑來了。她喜不可言的說：

『啊！小寶寶！你到那裏去了？』

『媽媽！他們打我！』

『誰打你？』

『巡捕！』

『小寶寶！不要哭了！快快回去吧！』

年老的母親，用她的老力，死勁的拖着兒子便跑；飽受虛驚過來的老人，心中有無限可怕的事的，她想祇是給他們打了一下，那真可以說是萬幸了。若

是給他們捉了去坐牢，去充軍，才是萬分的危險，萬分的痛苦呢！我的丈夫是死了，我的大兒子也不知死活，我是僅僅只留有一塊肉吓！

『小寶寶！走快一點吧！』

一手扶着一枝手杖，一手牽住兒子，二隻脚步的往前跑，氣喘喘地總感到不能如飛一般的跑回去，時常要回轉頭去看看，好像後面還有巡捕趕着他們似的。

『小寶寶！走快一點吧！』

拖着地拖着地，走了一根電桿還有一桿，總是不見盡頭，總是不見走出多少路來。母親的心裏是多少恐怖和多少發急吓，但是那可憐的孩兒，實在是走不動呢。

『媽媽！我背上痛得很啊！』

『啊！小寶寶！你好好的忍住，回去我給你摸摸吧！』

但是怎麼樣的快走，也還未能走到她們的目的地，而她的天真的小孩子，實在是給巡捕打得很痛。

『媽媽！這樣快，我走不動呢！』

『小寶寶，就快到了！』

天真的小孩子是沒有理會到母親的心理，不知道什麼是可怕，只知道自己是負着劍傷。年老的婦人，她是吃盡辛苦來的，她怕這唯一的兒子，也和以前在家鄉避亂的時候一般，背後有大兵追下來捉拿他們。但是看看自己的兒子流起眼淚來很困難的跟着跑，實在是太可憐了。可是她自己又沒有力氣去抱他或背他，祇得又把頭轉向後看；她看見那一片漆黑糊塗不明黑的地方，在一些螢蟲似的電燈光中，好像有無數的巡捕，兇兇可怕的在後追隨着他們。螢火似的

燈光，黑去一盞，又亮起一盞，還有過路的汽車呼呼地突然放起亮光來，更駭怕了她老人家了。她咬着牙齒，提起全部的精神，拖着兒子，好不容易才跑回棲住的地方。

母子倆走進一所陰森森很低矮的破屋裏，先付給這屋的主人六個銅板的住宿費，便揀了一個牆角，把稀爛的稻草理一理，母子倆便算是到安全地方，休息處所了。

母親略略把走得滿身的汗揩去，一邊替兒子摸背，一邊溫言軟語的對兒子講述自己歷來所受的踐踏：田不得種，家不能歸，只有到處流浪，替人家做做小工。可是戰事一來，哥哥給軍隊拉去當兵。到現在還沒有死活的消息傳來。父親呢，是自己親眼看見的給大兵拉去抬炮，後來是在火線上血肉糊塗的給對方軍隊打死的。

『啊！小寶寶！你以後再不可稍稍的離開我吓！我是只有你這塊肉了！』

『媽媽！我還有一個爸爸的嗎？』

這位小叫化子天真爛漫的，自從他稍知道一點事體以來，便沒有看見過他的爸爸了。多年來只看見自己的母親很困苦的扶養他，疼愛他，他的母親，也從不願將這些悲慘的事，告訴自己年幼無知的小孩子。這孩子也就因此不再想念到他的父親，而把他的父親也就慢慢的忘記了。有時看見自己的母親嘯嘆起來，也不當一回事的置之不顧，將自己求討來的錢，去買燒餅油條吃了。

『那末我的爸爸是死去了？』

『唉！他是早已死去了！』

他的母親情不自禁的便哭了起來。

『媽媽！不要哭吓！你哭，我也要哭了！』

這時，這孩子，他想到了自己的父親若是不死，那末今晚爸爸一定是會幫助他去打巡捕的；巡捕看見自己的爸爸，也許不敢打他呢。

『媽媽！爸爸若是不死，那就好了！』

媽媽聽到自己的兒子，也這樣的想念起父親來，更是加倍的悲傷了。

『小寶寶，你還有一個哥哥也不知死活呢！』

母親把一幕幕的悲劇，更明顯的反映出來，小孩子也抱着母親大哭了。

哭得睜在他們附近的那些窮苦勞動者和其他的叫化子都給他們驚醒。房主何老大，也走過來禁止他們大聲的慟哭。

何老大這人在那些自命爲高貴的紳士們所鄙視的下流社會裏，窮苦無依靠的人羣中，他是具有相當的勢力的。他這個低矮破舊的茅屋，窮人的寄宿舍，



也和那高貴的紳士們，上流社會中的頭等旅社，查禮司，大華飯店一般的本穩固，營業發達。每天分中午，晚上二班，絡繹不斷的有主顧來住宿。中午是拉夜班的車夫和做夜生意的小販與小偷爲多，晚上多半是小工，叫化子，苦力，搬運夫這類人。裏面有鴉片紅丸的設備，也有低價的野雞，白心寶，牌九，樛克等娛樂。何老大看看他母子倆，實在是太可憐了，兒子年紀太小什麼也不能幹，母親是老得沒有一點賣風騷的資格，每天繳房租的時候，總是噙噓的要想減低一二個銅子，又討厭又可憐，想來想去便在幾天後替她的兒子找到一個職業，介紹到一所運動場去拾球。

這位小寶寶很歡躍的去作拾球的事了。每天回來給何老大一百文的介紹費，便和自己的母親團在一起，告訴他在拾球場上的趣味的事情，那些打球的男女，衣着是如何漂亮，他們自己說起話來是如何的有趣，這球場是有假山，

小河，美麗的花草樹木等等。每天回來滔滔不絕的總有新鮮的故事帶回來和自己的母親說。他的母親看見自己的兒子現在是這樣的快樂，並能夠自己很穩當的過生活，故除却每天叫他要留心不可再給巡捕打去的話之外，也就很放心的了。

可是一天天的過去，說話的興趣和材料是逐漸減少了，有時候他很疲乏的回來就睡下去，連鞋子都不消把牠脫掉。

有一次他們許多拾球的工人，在休息的時候聚在一起談話，小寶寶也就跑了上去，他們便問他說：

『我們想一同去要求加工錢，你也願意嗎？』

小寶寶很胆怯的說：

『那恐怕不成功的吧。——並且還要受罰呢！』

『那末只有罷工！』

小寶寶他不知道什麼是罷工，罷工是怎樣的，於是便有人鬥他：

『你一天二三毛錢夠化嗎？』

『那裏夠呢！我母親還在討飯呢！』

『啊！你這傻孩子！你的母親難道永遠去討飯，你永遠來替人家做狗！給這些公子少爺的拾球嗎？』

這孩子很能理會這話，并且他明白的知道，他不但給公子少爺做走狗，每天還要拿出一百錢去孝敬何老大呢。便說：

『他們不答應，罷工又是怎樣呢？』

『他們自然應當給我們吃飽飯，才可以去做事體！罷工是我們這些無依靠受壓迫的奴隸，唯一的武器！只有我們自己團結起來罷工，他們那些專門享樂

的人，是沒有辦法的。」

『好。我是贊成的！』

他想自己年老的母親，畢竟是太可憐了！他想自己的父親和哥哥都死掉了，養活母親的只有他一個人，他應當和他們一同作工的人合作起來，解決自己的生活，不應當去靠母親，並且應當幫助年老力竭的母親呢！

『啊！爸爸和哥哥都不見了！我的母親是怎樣的悲傷和辛苦呀！我，我還不應當好好去奉養自己的母親，安慰自己的母親？』

『但是一天作到晚，只有二三毛錢，還要給何老伯伯一百文，柴米油鹽又是天天漲價，這樣怎麼能夠開支呢？』

這時候，經過生活痛苦的小寶寶，受了旁人提示之後，和大人一般，便什麼也明瞭了！跟在他們許多人的後面，奮興地也走去會管理員了。

管理員說：

『你們來什麼事體？』

他們舉好的代表便上前去說：

『先生，我們是想來和你商量商量，現在米價高漲，二三元錢實在不夠吃飯，可否加我們一點米貼？』

『好，我去請主任來和你們說話！』

他們許多人等待在事務室的前面，以為管理員的說話很簡單，這事大概可以成功了，有的因為等了好久還不見主任出來說話，心中想這事恐要鬧大來。但是他們個個都認為這是正當的要求，沒有什麼值得快樂，也沒有足以畏懼，故始終是大衆一心的在事務室門口，等了一個多鐘頭，才見裏面看守的巡捕出來說：

『你們有話進去說！』

他們便前前後後的走進去，劊子手似的主任，坐在寫字檯上見了他們便

說：

『你們爲什麼要無故取鬧，這樣還不夠你們舒暢嗎？』

『主任先生！這幾毛錢實在是太少了，現在百貨都騰貴呢！』

『好，勿用說下去了！誰要加錢，有胆子就把自己的名字報來！』

管理員連忙拿了紙和鉛筆走到主任的旁邊，工人們不受威嚇的一個個叫出自己的名字，最後輪到小寶寶了，可是管理已經放下筆頭不理他了。小寶寶氣忿自己的名字呼了二三次也沒有人理他。

主任看見工人們如此齊心，實是有些自己胆怯，可是爲得他的節省開支，傳統的剝削手段，不得不借用巡捕的力量來鎮壓工人的抬頭。便說：

『在我這裏是只有如此的，你們若是以爲太少，好，我請你們塗蛋！——你們這種賤東西，上海地方多得很呢！』

『先生！那可不行！沒有如此容易的事！』

可是不待他們的話說完，主任便走到裏面去了，工人們也使想追進去，二個巡捕，已經在那裏面出來阻擋他們。

沒有武裝和訓練的工人，掙扎的結果，一個個都給他們拖了出去。只剩一個小寶寶，還毫不怕懼的立着。

管理員很奇異的想這孩子爲什麼還不跑掉，便帶笑似的問他：

『你還想加不想加工錢呢？』

『自然要加的！』

『你不怕嗎？』

「我們已經大團結了，有什麼可怕，只有你們應當當心些才是！」

管理員聽他說得如此強硬，便大大的觸怒了，猛勇地舉起二手，掉籃球似的，用他美麗的姿勢，不顧輕重便把這小孩子，趁他不提防的時候，捉雞似的把他掉出門外的水門汀上。

但是，小寶寶仍然是毫不膽怯的爬了起來，指着那主任罵道：

「你小心些，我們現在已經團結起來了！……」





## 告 發

一

『密司李怎末還不回來？』

『她告訴我說是，今天學生會開會，總還該等一忽兒吧？』

西城的萃濱公寓，一間夠容一床一桌和二根櫈的北房。四壁空寂，除却一些那糊壁紙破下來的破孔，和經過霉濕留在壁上的一塊烏黑點，便沒有什麼點綴了。怪清涼寂寞的坐着一位女學生許芳和男學生高建民。彼此寒澀澀地誰也想不出話來打開這寂寞的景象。

『昨晚的遊藝會，你看來還算要得嗎？』

『啊！我連你倆送的票都忘記謝了！』她這樣回答，『成績很好！很好！』

高建民這樣的一問，掀起她處女的鎮靜，許芳笑噙噙地才把話頭打開。

『我真佩服你們！在這樣一個乾枯陰沉的沙漠似的京城，你們竟能夠發起這一個會，又有這未好的成績！——啊！可不容易！真能幹！』

高建民搖搖擺擺地十二分的得意，似有無窮的話將要開始的樣子。

『你看那一樣比較的有些成績？來得動人一點呢？』

『新劇，跳舞，都算不錯！——昨晚關於跳舞的節目真不少呢！』

『你會不會跳舞？』

『不會舞，我很想學一學呢！』

『好！那末你加入我們社裏來吧！我們社裏是有會教跳舞的人的。只要是社員，誰都可以去學。』

許芳好像在思考什麼的，把話停着。遲疑又遲疑地談到另一件事上去了。

『密司脫徐，他可是你們的社長嗎？』

『不，他是總務委員。你認得他嗎？他可說是我們社裏最努力的主幹！要沒有他，這社怕就幹不成呢！』

建民在稱讚密司脫徐的時候，他那表於言辭，現於聲色的欽佩，許芳竟一點也沒有注意到。但是逐漸地不自然的姿態却顯露了，臉的兩頰也漸漸地發紅而有些害羞的樣子了。談鋒剛健的高建民倒一點都未注意到這些呢。只是想要趁這機會，這千載一時的機會，運用他善轉的舌頭，要把許芳介紹進他們的社裏去，做他們的社員。若是成功，許芳一定是他們青年同樂社未來的主幹！說東話西，九九不離源的拖長了一大堆的話。老成慎重的許芳，是不願意加入團體，作任何社會活動的。這下却給建民說服了。

青年同樂社第二次公演的宣傳廣告，又已載徧北京的各報了。許芳是很興奮，很負責地在担任這次遊藝會的籌備工作。尤其對於她自己要參加的跳舞，每天總是比預定時間早到N大學去練習。可是其間另有一種難以說明的秘密，同時也和她熱烈地爲社中工作的情緒，成等比例地高漲起來。最近簡直使她坐食都不安定起來了。

在最後一次預演完結，大家都將鬧攘攘地回去的時候，許芳突然高聲地向大衆提出，說她明天不能來跳舞。在場的演員和幹事們聽了她的話，真似空中打下雷電，不知所措，手忙腳亂地沒有誰能挽勸得動。最後只有去找總務委員密司脫徐斌了。

徐斌是一位熱心社務的人，當這大功將成，只欠一篋的緊要關頭，聽見一位演員中途拆臺，似有存心搗亂的嫌疑，心裏是多少的對她忿怒啊！但是後來

他又想到密司許，決不是這樣的一個人，她是一位很熱心的社員，女社員中實在難找出第二個！他又想這次不演，定有她的所以然，決不是無理取鬧，破壞這盛大的遊藝會。因此徐斌很想去探討一個究竟。他是一個未來的青年社會運動家，決不能讓一件雖是微小的事，便輕易的讓他過去。他要去找許芳談話。

N 大學的四處，差不多是找遍了，許芳却還沒有找到，他想或者是回去了，最後在一間很偏僻的琴室裏才遇見許芳。她正坐在鋼琴前面，獨自一個人地無聲無聞地枯坐着。

『密司許！』徐斌把門一揭開，便直挺挺的闖進去。許芳不會提防的哎喲一驚！她想自己故意的避在這裏，怎麼也會給他們找到了而且又是徐斌！

『密司許！他們說 明天不參加跳舞？』

許芳遲遲地把身體站起，手扶着椅子的靠背，很勉強的一笑。『是的！』

『爲什麼不舞？——我想跳舞是很簡單，費一忽兒功夫就可完的。——你若是以爲時間太晚，這是可以提前的，你先舞就是了，好嗎？』

許芳沒有回答的話，談話便停頓了許久。徐斌再三翻復的要她說出理由來。許芳只說：

『我說過不舞，總是不舞，沒有什麼理由可說。』

在這樣堅決的表示之下，這探討是陷於絕境，終於徐斌只得轉向她借舞衣。這下許芳是很靈快的用響亮的聲音允許他了，并且說：

『我想我們社裏也當置備幾套吧！』

『我們的社若能長此發展下去，舞衣和其他新劇用的一切東西，將來一定要製備的。』

在這樣的談論之下，光陰的過去，在於徐斌却是很願意浪費了。走來走去

的做做手勢，彷彿就要開始長篇大論似的。

『現在我們真是窮得要死，會費一個也收不到，自己又沒有錢。每天來社裏做事，不是東籌西借，或先到當舖裏去跑一次，簡直沒有辦法！——不過總還算有點事做出來，不到三個月，社員快近一千了！在這樣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下，這是可以給我們很大的興奮的！』

許芳在這談話中，又被這一位長於辭令的青年演講員，在娓娓動聽的言辭中，竟把她那鬱積不快的精神重新興奮起來。但是她不相信他們沒有錢，他們都是大學生，不是書香人家，富貴子弟，那裏能夠讀得起大學？一點也不明瞭自從資本主義深入以後的社會情形。他們有的是給人認為大逆不道的叛徒，家庭斷絕接濟了的；有的是連年軍閥戰爭，匯兌不通；有的是家道破產，流浪在這裏的；欠學費和欠公寓的伙食住宿等費，是將使他們無書可讀，無飯可吃，



而且無處可棲了。她又以爲他們在宣傳革命，鼓動革命，是有津貼的，有大宗的款項從別處運來的。啊！這真氣死徐斌！他們不是被目今資產階級所謂格殺勿論的叛徒嗎？這些叛徒也會有人津貼？叛徒都是些窮人，貧窮人是向叛徒表同情的。但是徐斌不願這樣明白的告訴她，希望她自己能了解他。

『革命不革命，不是在津貼不津貼，完全是人的意識。我們這次所以組織青年同樂社，並沒有什麼重大的用意。不過是覺得這地方的上京，太不是人住的地方了，簡直像陰司似的，滿是森森的白色圍罩着！那青年天真活潑的沸騰的熱血，都快給冰凍囉！我們發起這個社，就是表示我們不甘緘默，或無抵抗的讓秋風肅殺淨盡，所以我們要起來提起我們的精神，唱唱舞舞，只要自由什麼都好！』

這種彎曲灰暗的說明，徐斌是認爲不滿意的，但沒有辦法，若是說得過火

一點，也許把許芳嚇跑。可是芳一點也不像徐斌所對她的那種影像，她的情緒是越聽越是高漲，高漲得恨不得把居仁堂裏住着的張鬍子的頭殺下。恨不得自己馬上成爲一個革命黨人。

這熱烈的同情，最後是給徐斌觀察出來了。

『密司許！革命你讀成嗎？你也願意參加革命麼？』可是要她回答這話，那是不能很痛快的立刻表示態度。外邊有人在叫徐斌的名字，徐斌看一看時候不早，便飛也似的不告而別。太陽下沉得差不多不能整個的看見了，露出一半躺在屋頂，滿是像顯示出這一日的疲倦。徐斌走後許芳立刻就心灰意懶起來，連拉琴蓋的力氣都沒有。姍姍地踱出校門，沿着馬路傍邊的白楊樹走回家中去。

照例無論自遠近回來，總歸先去她母親前面一走，再到自己房裏換了衣

服，然後動手做別的事體，或是喝杯茶，或是躺一躺。可是這次却是破例的，一回來，什麼人也不招呼，無精打彩地便在床上躺着，甚至晚飯也托故不出來吃。直到夜半十二時過，她那不安定的心情還像失了主宰似的，在腦袋中盤旋。

『假使不舞，我不是有閒可和他談談嗎？』但又想到：

『他不是常看不起那些作事不負責的人的嗎？我不跳舞，他對我不會……？』

『哼！有舞衣借給他。——他今天對我不是很好嗎？——不舞！不舞！』

不舞的決心，堅決得她自床上跳下地板。但是未經數分鐘，又疏鬆起來。

她想到鬧喧喧的會場是不宜於談話的，而况徐斌這個人，那裏會有閒和她周旋，那裏會把責任拋棄不管，來和人家做無聊的談話呢。可是說到無聊，在許芳是一點也不這樣的，這談話很重要。總之她東思西想，沒有一些定見，簡直想得要流淚了。

「哼！有舞衣借他，在舞衣交給他的時候，總可談幾句的！」

但是她又想到革命不革命，這話又當怎麼回答呢？怪討厭的，這批革命迷的青年，一定又要來的！在彈簧的床上，輕軟軟的被，拉來拉去，轉側不定，雖是很乏了，但是合不起眼睛來休息。

第二天起來，已是紅日高升，快將吃午飯了，用飯後連上梳裝檯的工夫也不夠了，把舞衣一拿，忽忽地便上N大學去。

徐斌正夾一個藏滿什物的黑漆皮包，向大門走過來，許一跨進門，便撞着他。

「喂！密司脫徐！忽忙忙的到那裏去？」

「你來了好極！好極！」

連忙伸手到他的黑漆皮包，把一條粉紅色的綾綢，上寫「招待員」三字，

另外一張油印的飯票，是給她在會場裏吃飯用的，交給她之後，沒有什麼零星的話說，只講了一句，這點是要請你幫忙的，便向許芳笑了笑，匆促地走了，但是在許芳已經是够滿意了。

會場裏大家是在忙着布置，許芳沒有向他們任何人打過招呼，進來一走，便出去了。自己一個人，在N大學各教室左近的空地間，循環不絕的花叢樹木間徘徊。這時候是什麼朋友同學，都不會想到；腦筋裏只想到一個密司脫徐斌。徐斌的確是值得愛！一百二十分的值得愛！他的說話，他的姿態誠懇，刻苦，勇敢！是一位英俊和蘊有偉儀的青年，和她理想中的沒有一點不符合。若是能夠常常和他相處，得到他的心愛，這在人生上是夠快樂和誇耀了！這是理想的實現！真的，這種甜蜜的幻想，是興奮得玄妙起來。無心自然地自然而然地，把徐斌所交給她的招待員這個條子，和一張飯票，湊近嘴唇，很親熱的狂吻起

來。飯鈴早已響過，吃飯的人差不多都從飯堂裏出來了。許芳還不會感到飢餓。只是徐斌的幻影，越分明越可愛的在她的想像中顯現。

太陽漸次下降，光明已成昏暗。N大學的大禮堂，赴會的觀眾，一陣陣地幾乎把偌大的禮堂幾乎擠得炸裂。遊藝會的音樂鏗鏘地便在這人聲鼎沸，紅綠電光交映的場中開始。嘈雜的聲音，漸歸平靜，游藝漸次上演。但是那個在樹蔭裏發癡似的女子，還沒有出來履行她招待員的職務，也未遇到可愛的徐斌。

跳舞，魔術，變寶，現在是啞戲上演。全場肅然，只有檯上一些很微弱的藍色電光，一位農夫精神萎靡的，穿起破得已經一條條掛下的短衣，赤着足，褲是捲到足踝以上，一步一步很遲慢的，差不多連要舉高一點的氣力都沒有，走近臺心，睡食不足的臉孔，實在是可憐。把那肩上負起的鋤頭放下。許芳的二顆眼珠，亮晶晶的注視着那個老農夫。老農夫高低肥瘦的身材，狹長的

臉，肖似徐斌。

『哦！怪事！原來他去表演了？』

但是她知道他是不會表演，也從沒有看見他去練習過，戲劇對於徐斌是沒有興味的，雖然他現在是在這社裏擔任事務。但是自從門口會到他，同他分別之後，就再找不到了。於是及完畢，便忙着跑到後臺去。在後臺化妝室裏走來走去，仍然一樣的失望，失望得將要流下淚水。用全力的鎮定着，還是希望能最後的一瞬間會到他。

當這初秋深夜的晚風吹來，真是不好熬受。觀眾已散去大半，情緒着急的把纖弱的許芳，急得不能不叫車回去。徐大概是不再來了罷。

### 三

許芳的母親，這幾天是担心她的女兒，她驕養的女兒，爲什麼近來一步也

不出門？又爲什麼總是憂鬱不快？難道有什麼不如意嗎？在外邊給人欺侮了不成？這樣子是容易弄成疾病的，容易傷害身體的。但是正要走過去談談問問，去安慰安慰她的時候，她便遠遠的受她女兒的拒絕，不讓她跨進門口了。慈和的母親，便站住對女兒笑笑，叫她到花院裏去散散心。不用閉在房子裏，更不用一味的細眉蹙額。說了話後便轉回去了。

許芳她所以加入青年同樂社，並不是由於高建民的說辭的力量。她所以願意把書本拋掉，來爲同樂社作工作，是爲着愛徐斌，希望徐斌也能愛她。但是這位不可措摸的密司脫徐，革命迷的徐斌，對什麼人什麼事，都是非常熱烈可親，獨是對許芳，在她看來是不知道爲什麼這樣冷淡？

『或許是太忙吧？——是的！他們這伙人，沒有一個不忙得要命！尤其是他！』



坐在沙發上，似醒非醒，白天說夢話。一團革命的青年，有毅力的勇敢的誠真的，無論在他們的言語，服飾，飲食上面，都表示出一致的樸素真實親熱的可敬可愛！又有一些是現今上等社會上所稱爲少爺公子，衣冠楚楚，打扮得花娘似的，他們溫文爾雅地在交際場裏活動着。一切都是很講禮貌，笑臉迷迷，和睦得很！對於女人更是細膩可嘉。在這樣二重的想像之下，她想起會和她訂過盟約，現在還是不斷的在給她信的密司脫沈，有一次會親眼看見他和另外一位女人，很親密的攜着手進電影場去。而這位密司脫沈是極端否認地說並沒有這回事。她想到這種虛假的滑稽把戲，對於這二種不同的人，她分明的看出有二條不同的鴻溝。她要作個真實誠潔的人，要和這些有閒的人，虛弄手段的衣冠禽獸隔絕。可是她怕革命，她想到革命行動的危險，真是不寒而慄！社會的憎惡，父母的失望，生活的失常，這在她這樣的纖弱的女子，嬌養慣的女

子，怎能擔當得起呢？實在她也不願下此拒絕一切的決心。問題到了不可解決的頂點，精神實在是太累了，也就合着眼漸漸地深入睡鄉。

又夢想到那天遊藝會的會場上，人家是熱烘烘的在笑着談着，獨有她，子身的一個，誰也不會和她談過話，說笑過。不但如此，在她的心理中，似乎什麼人都在卑視遠避她，徐斌更似有意的拒絕她。這樣的一片向慕之心，得不着人的同情，沒有人接受她，她夢哭起來了。剎時又夢見高建民和密司李，她倆在一間暗室裏祕密印刷，一座荒墓的背後開會，在羣衆大會上向軍警對抗，熱烈的愛情的，前前後後地在革命的戰線上奔跑。形影相連的願爲革命而犧牲她倆的利益。啊！這又怎樣地激起許芳的羨慕心呢！一覺醒過來，便打電話到萃濱公寓。

高建民和密司李看見許芳來到，好似數年老友，久別重逢，真說不出他們

的快樂。

『你來得真湊巧！』——我剛才在路上撞見徐斌他說找了你幾天，也沒有找着，他是拿舞衣來，叫我托密司李，把舞衣代他送還你。密司李已經預備到你府上去呢！』

『啊！你怎麼老不出來？太用功了！』

『哈哈！真來得湊巧！』

建民的說話，是帶有幾分滑稽性的，尤其他帶起那副玳瑁邊的墨色眼鏡，說起話來更使人發笑。

『你怎末近來瘦了好多了呢？』

許芳一點也不作聲，只是握着密司李的手，對着密司李發笑。往後建民談到那天游藝會中所表演的臨劇「一文錢」，曾如何如何地得了大眾的同情，如

何如何她一時會場上緊張着革命空氣。最後建民問她看了。作什麼感想？這樣的一問，可是給許芳大吃一驚，以爲那天晚上，她那種發癡一般的窘態，找不到徐斌，把啞劇的扮農夫的誤認爲自己心愛的徐斌。這一些些的情形，都給他們知道了，建民這次，像是有意識諷她的。因爲這是離了多日的事，到現在是可以不必提到。這樣她聽到是非常難爲情，非常不自在呢。不過建民不忙不亂的說來，却完全是不在這上頭，關於這事，建民可說是完全不知道。他這次所以要說到這幕啞戲，是完全在想啓發她對這劇本所感想到的意見，對於這種社會上不平的事件，下層人物所受的苦痛，她能有怎樣的同情？這并不是偶然的事，因爲高建民的注意到許芳，是經過很長久的時間，他認爲許芳將來是可以做他們最好的讚助者，能夠增加他們不少的力量。上次把她介紹到同樂社，是他工作的第一步。許芳也似乎有些明白，一點沒有以前那樣的紅着臉的羞態。

『那大腹便便的地主，那鬼臉的衙門小卒，索租的索租，要錢糧的要錢糧，兇兇地。唉！我真恨不得上去打死他們！天下那有比這樣還不平的事？』

『多得很呢！在革命未真正成功之前，沒有一個時候沒有一處地方不是這樣！』

『討厭！你這班人總只是一個革命，從沒有把牠離口過。』

『那當然只有革命！不革命，難道在這種壓迫之下，也能容你存在嗎？』

『不過你們這班小姐們，自然不同，吃得好，穿得好，還有什麼可管？』

『呸，你侮辱女子的人格！』

言辭中很似忿忿不平，湊近密司李的肩膀，希望密司李來幫助她！

『那末你們也能夠來參加革命嗎？』

『有什麼不能？』

『好！你來參加革命，我介紹你入……』

『又來拉人了！』

於是三人一同哄笑起來。但是建民并不是在這裏和她開玩笑，是故意地說這些話的。恰巧許芳也是并非鬧着好玩，跑到這裏來散散心的。所以他們二人的談話，因此也就越談越融洽了。許芳誠懇的對他二位發誓着，她願投身革命，爲革命去犧牲一切。

#### 四

東方的古剎，沉死的P京，氣候是一天冷似一天，黃沙風一天大似一天，政治環境的惡劣，也一天兇似一天。雲集在近郊的幾十萬大軍，沒有辦法可把這搖搖欲倒的局面鎮定起來了。那些衙門裏幹飯碗的小卒，天天像坐在香火已絕的古廟裏一般照例的空坐幾點鐘，已覺是怪寒冷淒涼了，現在又眼看着他們

自己的飯碗，不久是將和飄飄欲倒的政局同時掉了，這算是何等的淒酸啊！但是那班平時受壓迫最甚，受苦痛最深的小民，不知怎樣，雖是拉夫的拉夫，抽糧的抽糧，徵車的徵車，這時候却是一天比一天樂觀。尤其一班青年工人和學生，不顧死活的愈見奮勇，好似有希望的新春，不久就將降臨，他們正像迎春花一樣，不過還未放苞罷了。

萃濱公寓建民的房子裏，川流不息地，進來的人是沒有一秒鐘斷過的，總是熱烘烘的鬧得和遊戲場一般。今天更是例外，笑談的聲音，在外邊也都能夠聽見。

『輕些！輕些！大街上也都聽見了！』

這樣才把喧噪的聲音放低下去。今天他是在打算一筆錢，這一筆錢是非常緊要，非拿出不可的，并且還要明天下午七時前必需給齊，你想這批窮鬼，沒

有一點可以活動金錢的人，還有什麼辦法？簡直比奪他的飯碗，殺他的頭，也還利害了。可是這些窮鬼，並沒有想到這些，看來是很容易籌到似的，饒有興趣的在計籌一切。有的主張做一次小偷，有的想去向人騙東西出來當，……但是這些於他們都不內行。可以去嘗試的地方，不是仍一樣的貧窮，並且還有幾口家眷的担負。有錢的地方是高牆數圍，侯門深禁的，休想拿得到手來。說拿自己的東西去當，那里再有值錢的東西，也還不是一樣的沒有辦法。但是這筆錢是重要的，雖是沒有法子，也還得在明天下午七時以前激殺。

最後才想到密司許芳，是一個有錢的同志，一百二百的數目，隨意可以化施，這幾塊錢何勿請她幫個忙呢？於是他們推定建民和徐斌担任這件事。若不成功，決計開朱校長的保險箱，他是一個財政界活動的人物，寫字檯上常常都可以看見鈔票一疊疊的擺起。若是把聽差阿桂買通，那是保作得穩的。



建民打電話去叫許芳，許芳坐了車來到萃賓公寓，建民說：

『這次市裏向我們要錢，你曉得勿？』

『曉得的！是他告訴我，』指頭對徐斌一指。

『他們分配得真不公平！有的只出二元二元就夠了，我偏偏拿出五元！』

徐斌急忙插上說：

『這是完全看同志的經濟能力纔決定的，有的人出五毛還該想盡方法呢！』

你這樣有錢，莫說出五元，五十塊實在也太便宜了！』

『是的！出五百塊也不算多！——喂！密司許！今天我們叫你來，是想向

你借錢呢！』

『不要說笑話！』她表示不信任。

建民拿出真實的態度來和她說，說明這次向黨員借款的意義，是如何重

大，在這一髮千鈞的時候，在看這次的經濟的活動能力了。徐斌又把這次一班黨員熱烈可嘉的精神告訴知道。許多窮黨員，尤其工人同志，偷偷當啦，把自己飯錢留下，寧願餓死，務要拿出這份錢的精神，說得非常動人。許芳一聽到革命的人有這樣犧牲的精神，於是對他們的要求也沒有不肯幫助了。她要徐斌和她一同到她家裏去拿。徐斌建民樂得不可形容，他們的一切困難，於是解決了。許芳徐斌便立起和建民告別，走出萃賓公寓。

這天沒有括風，馬路上很清爽，沒有沙塵飛揚，他們二人且談且走，走到上街轉灣的地方，許芳突然把手上的戒子脫下，交給徐斌，叫他到對面的當舖裏去當。從沒有和女子受授過物品的徐斌，這一來簡直變成呆子了！不知怎樣對付，很不自在的說：

『怎末？……不行！不行！……我們不借了！』

許芳很壯重的說：

『奇怪勿？你們的東西可當，我的就不行嗎？我不是和你們一樣的嗎？我不幹——？』

前面有人走過來，許芳把聲音略低一低：

『不要緊的！回家去自有我的辦法。無緣無故憑空叫我向家裏去，一下拿出這許多錢，那我倒反是不好辦！——進去吧！』

徐斌進去當了出來，二人禁不住的笑，真是有趣極了！他們叫了二部車子，便一直拖到C公園。

自從這次之後，徐斌和許芳的確是相愛起來了。他們每在工作餘暇，當是二人手牽手的在冷靜的馬路旁邊散步，講得十二分親密。就是在工作當中，若是能夠同在一地的，他們也很不願意分離。

但是P京的環境，是一天惡劣一天，他們工作也一天嚴緊一天，行動是十二分的不自由，四處都有探密暗布着。這樣不但是要他們二人要時常聚在一塊不能夠，就是想得晤會的機會都是很難了。但是他們已經是深深的相愛了，所以情感上并不會因此疏淡，反而因此親密起來！

自從有了革命行動的許芳，一切小姐的怪癖，繡裝豔服的愛好，可說一點也沒有了。布衣淡裝，頭髮蓬亂的，一點脂粉的氣味都沒有，誰也不會知道這就是從前肥肉豐滿，天真爛漫，慣會作嬌的密司許芳呢。現在是在刻苦努力她的革命工作，有時竟疲乏得她連垂在頰上的散髮，也沒有力氣給牠撩上。

啊！這一種艱難困苦的工作，有時候是不能不令這纖弱溫和的女子嘯歎了！但是她一想到其他同志的努力、勇敢，前仆後繼，毫不懼怕的，願意犧牲一切。又想到統治階級殘忍的可恨，那有不再接再厲的往前進攻呢？勇敢的徐

斌，俊朗可愛的徐斌，又將自他的艱難的工作中，來問她的工作，來安慰她了，許芳弛鬆去的精神，一想到這些問題，便馬上的緊張起來。她是要完成她最後的希望，革命成功之後，能和徐斌攜手並肩，在鮮紅燦爛的朝霞所光照的草苗上散步和唱歌的呢。

## 五

一天早晨許芳接到徐斌給她的一個紙條，便飛也似的去會徐斌。一見面便有說不出的愉快，緊緊的控牢手，親一親嘴，許芳把身子靠在徐斌的身上，徐斌坐着籐椅，許芳好似飽受虛驚的小孩子，投到母親懷裏，動也不稍稍的一動。徐斌輕輕的說：

『芳！我們決定要——』

『什麼？……唉！那末你呢？』

『那自然要去！』

密司許芳這下好似接到交戰國的哀的美敦書一樣，蒼白的臉起了一陣青色，又變成蒼黃，什麼話也回答不出來，只是往徐斌懷裏鑽。徐斌想開始發表他，在會場上曾和其他同志解釋過的這次行動的意義，再來講給許芳聽，把她的勇氣鼓舞起來。可是這回許芳一點也不受感動。

『斌吓！我想可以不冒險，還是不冒險的好！——這樣的幹，難道還不夠危險嗎？還要去討什麼死？』

『喂！你倒反幼稚轉去？』

『我是不贊成去的，我們不是靠革命後才有飯吃！——就是說革命，你還有什麼對他們不起？——唉！報紙上明明的載着，革命軍是打敗仗呢！』

徐斌想到纖弱的女子，臨陣是要長縮起來的，有資產的女子，是靠不住

的，她們是不過一時的衝動，已講不到什麼覺悟不覺悟的意識。但是他總不相信，許芳的態度竟會變得如此之快，還是希望他能和他一道去幹。他想說話上若是能夠引起她的脾胃，也許會很容易的恢復她的勇氣。

『芳，有什麼關係！革命軍打勝仗敗仗，於我們沒有什麼關係，我們要握得牢的是這一班民衆。在這民意激昂，政局動搖的時候，是我們自己起來，千載一時的機會。』

『失敗成功，在我們是一樣的。并且更加可以使一班人民澈底的認識有產階級的流治罪惡。』

『這次若是失敗，馬上退到漢北去，整頓隊伍之後，再來反攻，反攻失敗，再反攻，總有一天成功的。成功之後，那真好像天上沒有雲一般的光明！』

『成功？成功，我們早都死完了！』

『死，就一同去死！光榮的，情願的！——芳！我們決意去吧！』

『我是夠了！我不能去！』

徐斌是很親密的用手撫摸許芳的那個靠在他胸脯上的頭。他想盡方法，再緊張不起許芳的情緒。他想——啊！資產階級的女子，談戀愛，談些什麼戀愛？弄虛作假地，沒有什麼值得可愛！這時候的徐斌，真好似神聖不可侵犯，許芳却似一隻上宰場的羔羊，縮成一團，一動都不動。

『噫！斌！……你們若是要——我便去告發！』

告發！這好不觸怒了他，徐斌便急遽的站起，許芳失了支持的重心地倒在地上，哭不成聲。徐斌隨又給她扶起了後，他逕自向他的目的地走去了。





## 駒的幻滅

駒，在自己的鄉村中，也可以算到是一個好學不倦的青年了。又有這樣新穎的思想，在他那偏南的省分，又是生長在一個荒僻鄉村中，能夠不甘落後，不欲落在時代背後，或甚至與背着時代跑的，更是難能可貴了！

駒，在小學畢業之後，便決意離棄家鄉到省城裏進一個省立師範。在那裏節儉省用的，有得錢剩餘下來，便儘量地買新出版的書和雜誌看。在五卅運動的時候，駒還不過是在小學生的時代，但是已經開始他的社會工作了。雖一切還是幼稚的和其他同學們，組織學生自治會，成立宣傳隊，出版校刊，熱心愛國的要去鼓勵民氣，一髮千鈞的時候，希望能夠全國一致的起來，取消這二十一條足以亡國的條件！

但是在這樣的熱烈工作的時候，駒就常常感到處在這交通不便，消息遲慢的省份，無論什麼消息，傳達到他們的省城來，已經是三四天了；若再傳到他們的家鄉，最早也當六七天。並且還是零零散散地得不到真確的消息。每次要出去演講，或是提起筆來想做文章，總是感到缺乏材料，不能淋漓盡致的可以發揮，可以灌輸到一班人民腦子裏去。尤其在這個人民知識落後的中國，得過且過的，若沒有新穎富有刺激性的材料，實在難以引起一班人的興味，使他們完全的願意去理解他。

駒，便時時刻刻的羨慕那些能夠處在京師去讀書的人。——啊！他們是多久幸運吓！那裏有好的教師，全國最著名的教師，差不多是都聚集那裏了！那是全國的首都，一國的政治中心處，什麼事體都由那裏發生，消息是非常靈通！他們直接處身在那政潮漂動的政治漩渦裏，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些軍閥政

客和豬仔議員，是如何的爲了自己個人的利益，在翻弄是非，醞釀戰爭。京師裏的學生，是多少活潑而熱烈呀！他們好學不倦的出版了許許多多的新的著作，新的刊物。有了事來，便很勇敢地把那賣國賊打得落花流水！領導全國民衆，把外交事勝利回來，歷史上增一頁新光榮。又把全國的文化事業，開了一個新局面，把閉戶讀死書，翻字紙筆的學生，換一個新的方向！

一年二年，駒對那生氣勃勃的京師，心往神馳地在省城住了三年，便不待修學期滿的望眼欲穿地決定要到京師去求學了！

駒，不待修學期滿的要到京師去求學，這并非他好新奇的趨時髦，出風頭。也非求快速超學級的功利主義，想得個大學生的銜頭來換飯吃。他是明白的知道，外國留學生也充滿國內，不能在這經濟落後，產業幼稚的社會裏，容許

他們生活。實在是因爲他家庭的衰落，所蓄漸罄的環境中，使他不得令自己的父母失望，違背父母的意旨，騙出錢來，趁這時期趕快出去求一點新知識，廣一廣眼見，增加一些經驗，來爲他日後生存的準備，不然，若再支持下去，他家裏所蓄皆盡，他是有翼難飛的，只有老死家鄉了！做個小學教員，拿幾元一月的薪水，平淡無波無知無覺，聊以度日的的生活，駒是不願過的。

駒決定要到京師去的前一日，一邊還是在家裡和自己的父母爭鬧。他的父母，是絕對地不贊成他遠去京師的。駒的母親說：

『駒兒！你這樣遠遠地到京裏去，家裏那有錢來供給你呢？全部的家產，也不夠你在那裏二年的化用呀！——但，我們都衰老了，我們不要吃用嗎？』

駒的父親更加忿怒的說：

『你若自以爲是的決定非去不可，那以後我是一個錢也不能寄給你的！』

但是行志已決定的駒，他不能顧慮到這些，他要為自己的前途光明計，他不能不忍心地違背父母的意見，去過冒險的生活。他只想要求父母能幫助他一年的費用，或僅僅只旅費吧，以後決定自己來向社會中去掙扎！——沉沒在家鄉，屈服在經濟勢力壓迫之下，他是不願意的。淪落在異土，始終的做一個與惡社會掙扎的戰士，那樣地死也屬甘心！況且在那裏還有一位他的老同學，他最愛好的摯友呢。

於是便決定在下午到他心愛的毓英姐姐家裏去，和毓英姐姐去告別，去享受這別前幾分鐘的甜蜜！

毓英和駒，關於駒到京師去的事，早已討論過多次了。在毓英的心裏，雖覺得戀戀難捨自己的情哥，但爲了駒的前途，她是很敬佩駒的勇氣，是贊成他去的。並且想自己也很願跟駒遠去，可是這事體，更屬不可能了。因爲毓英家

裏的問題，是比駒家裡的更加複雜。

駒和毓英相距咫尺的對立在菱形的牡丹花堆傍邊。正月盛旺的富貴花王，碩大的花朵，嫩綠的密葉，獨霸園中，壓倒羣花的豔色，現在是只有斑黃退色的老葉，石榴花也殘敗了。雨後的葵花，還有二三花瓣糊塗的垂掛在枝頭。一對蝴蝶翩翩地找不到棲所，很失望地飛過園去。駒同毓英，睹景思情，各有所感傷似的，呆立了半天說不出話來。不再像從前毓英每禮拜六自校中回家，駒便到她家裏去看她，毓英小麻雀似的伴駒到她們的花園裏去，或者到郊外溪畔散散步，說東話西，陶陶如流的只恐時間不夠。

『英，我這次如此冒險的去，你真的也贊成我嗎？』

這句話，駒是向英已經問過多次了，他不願離開英，他也怕英離不了她。獨自一人遙迤的到京去，這很奇怪的心理，駒不在父母前猶疑，却在她的前面

猶疑起來了。——她，是我心愛的人呀！所以幾次的問她真的贊成嗎？若是真的贊成，他便一切都可以放心了，很勇敢在那裏去和社會掙扎。

毓英想到駒走了後，她怎樣去過這寂寞的生活呢？不能再有如駒的朋友了！她也不願去找再如駒的朋友，就是比駒還好的朋友也不願再找呢！但是在這閉塞的鄉村中，這樣頑固不堪的家庭裏，沒有一處值得可走的地方，沒有一個談得融洽的人。——啊！以後如何生活呢？就是在求知識求學問上講，有駒在這裡，她倆便可以時常互相研究，互相討論，談談時局和青年間的一切問題。——啊！以後如何生活呢？駒現在問她贊成勿？爲駒的前途計，她當然只有放棄自己的利益，去贊成他了。但是親愛的駒，自己也說是冒險的，她想冒險的出去，駒的家庭是這樣的反對他，就是不反對他，她是很知道的——他，我的駒呀！你以後實在不可以維持呢！你是一個無親無戚，無依無靠的一個



「你又沒有外地的朋友，你是單獨隻身去冒險的吓！好似大海中的一隻小舟，漂漂蕩蕩地在巨浪大波裏，時時可以有覆滅的可能。危險吓！我的駒！」

但是駒已經堅決的決定了，這前途無量的事，毓英不會去拂意他，不能去喪他的勇氣，結果想了一大堆，仍是說不出來。她說：

『駒！有你的老同學，你的摯友，震東先生在那裏，他總會幫助你的！』  
『是的，我也是這樣希望！並且我主張在那裏能夠半工半讀地就好了。』  
他們二人在這幾分鐘的寶貴時間，不知怎樣的很會浪費，談了這幾句話，又默默地冷靜下去了。

本來駒到毓英家裏來和毓英話別的時候，也是儘量地要從腦子中把那些家裏對他阻撓的糾紛，和以後的生活問題擱開去，很重要的只想來把這些向心愛的毓英去說。這是一個千鈞一髮的時候了，北上以後，不知何時可以和毓英聚

會了？他不能不把這最後的話，最後的要求，在這幾分鐘內提出。

毓英呢，也未許沒有相同的感到，她在第一次駒和她商量北去的事的時候，她也想和駒說明，她願意不顧一切的和同一同出去冒險，一同在掙扎中過艱難痛苦的生活，但是現在她也說不出來。就是僅僅叫駒給她注意那邊的女學校，她也希望到那全國政治中心，和那所謂英才聚會，歷代建都，古跡林立的首都去的話也沒有說。

彼此不知所以然的只有內心的發燒躊躇着說不出話來的。天是已經漸漸地黑了。園中什麼也是糊塗不清，燈光青青地從屋內透出來，毓英的母親來叫他們進去吃飯。

在這餐送別的飯吃完之後，駒要回去整理行裝，便只有告別回去了。毓英母女倆送他出門，毓英母親祝他。

「順風順水！步步高陞！」

說不出話來，駒只說再會，便開步走了。兩眼眶淚忽然掉在馬路上，便回頭看看，看見毓英還立在門口，於是又想回轉去請求她：

『以後多通通信！』

這是一句最重要的話，非回去說不可的，可是看見毓英的母親也還立着未曾回去，這一類男女授受不清的話，舊家庭的賢婦良母，是不要聽的。駒回轉的胆量就此又消沉下去了。

在家裏沒有任何人幫忙的，駒自己一人把要帶去的東西打捆好，不帶去的便把牠安放起來，整理了半夜才完畢。第二天起來，已經就快開轎了。心中雜亂無章，很煩惱地腦子裏什麼都包括了，但是什麼也想不出來的擾攘中，已經到了省城，便當班的換上輪船。

船在大海洋中翻浪起波的失其自主的能力，搖動得非常厲害。立着的人可以跌倒，放着的物件，使東滾西滾的了。乘客多半的把吃下的東西，一切又都吐出來了。天翻地覆似的腦子，一點也不清爽，常聽到唉！咳！的喊聲，這首次坐海洋船的駒，自然也是感到坐船的苦痛了，

第三天風靜浪平，船身是穩得多了，乘客們便紛紛地伸起頭來買東西吃。和駒住在一艙的兩位乘客，一位是老出門的經商人，他是很慣的臥着看小說，有時吃吃水菓或餅乾，什麼乾菜麵包，他自己都有預備來的，不用化了大銅錢，去買不好的東西。唯有臥雙號舖的一對情侶，大概也是初次出門，吐得非常之凶，稍稍的都起不起來。現在平穩了，男的才起來買點東西吃吃，女的還仍一樣的起不來。男的很擔心她的身體似的，叫了一杯牛奶，親自慰貼地把女的頭扶起，牛奶送進她的唇邊。此情此景，駒很明白的看見，心中是多少羨慕

而又妒忌吓！

把身子故意的翻向裏面去，不看見他倆了，不看見他倆，便想到自己的毓英姐姐。

那時候他倆不過十一二歲的時候，和鄰居的許多小孩子相玩，每次有不同的有興味的玩兒，一次小朋友中忽有人說：

『駒你來作新郎吧！』

『好的！』

駒回答好的，他們一羣的便跑到毓英家裡，毓英莫名其妙的給他們抬出來，拖到駒的前面，便舉行他們自己想像出來的結婚禮了。他們手手萬腳地把駒和毓英拉得緊緊的，面對面的對立着，頑皮的駒，便把毓英抱起來吻了一個嘴，孩子們一齊拍手哄笑了。毓英紅了臉，也知道羞恥似的便跑回去。

啊！這古典的，浪漫的，原始民族式的婚禮！這饒有興味的玩兒！這不寂寞的回憶！那個老出門的商人，自得其樂的如坐在安樂椅上看他的舊小說，吃花生米；下面一對情侶，捧起頭來喁喁細語；現在駒也有他自己可愛的追憶，越深想越有趣的不感寂寞，不感苦痛了！一切家庭的糾葛，前途的可危，也忘記淨盡了。

他又想到他倆的年紀是大了，情竇也開了，自己是很想一試愛情的滋味。可是便因為年紀一大，在這舊禮教的社會裏，這些天真的事，就感到困難了！尤其在那半通未通，半開化的社會裏，男女間的關係，說他不解放，是有相當的解放的；說他解放，那是怨曲了。無論大的人小的人，懂事與不懂事，看見你倆的情感比較融，接近的時間比較多，便可以常聽到一些似諷非諷，捕風捉影，毫無價值的笑話，駒和毓英便是其中的一對。

『駒！你今天沒有去看你的老婆？』

駒真是莫明其妙的，他並沒有向毓英求婚，毓英也未曾示意於他。不過他倆感情很好，這是事實。

謠言可畏，駒和毓英很怕羞的爲避免這可畏的謠言，想減少一些無稽之談，彼此接近的時間，便非常減少了。

一天是星期，駒還沒有起床，駒的母親在駒的房中梳頭，駒從夢中聽見說毓英來了，便把頭從被窩裏伸出。

『英！你來了？』

數日不見，心中是多少快樂！

『你在我床沿坐一坐！』

毓英到他床沿給他掛好帳子叫他起來，駒故意懶着不起來的和毓英玩着：

「英：你今天搽的胭脂嗎？臉什麼緣故這樣紅緋緋的？」

「瞎說，跑得太快了！」

「哦，有人釘哨！吊你的膀子！」

「打死你呢！」

於是他們二人便在床上打起仗來了。駒因為是臥着，便給英壓着他的二手動也不能動，駒說：

『不要鬧！不要鬧！你看，二個奶奶都掉在我的被上了！』

剛在青春發育的少女，聽見人說她的奶奶長大，是如何的含羞吓！於是英連忙鬆手，天真的駒，便伸出手來把英的頭捧起，正想湊上去吻英，駒的母親已經梳好了頭，走過來叫駒起床了。駒受驚似的，便把英放開，這甜蜜的一吻，從此就失了再吻的機會。



啊！機會！失了再吻的機會，回憶起來是多麼的痛心！痛心！

駒坐在這海洋船上，現在有了這一些些情的回憶，也好似在安樂椅上坐起一般了，一件件無限往事，追想起來，那天真的圖畫，就說痛心的也是快樂的了！

不知不覺間，可怕的浪完了，船是進埠靠岸了。駒才從夢中初醒，起來整理行裝，同繪的三位客人，早先他而走了。

\*

\*

\*

駒在京師居下，便決心的要向心愛的英時常通訊，要把這些可珍可愛的事情，一件件的做起詩來，做起小說拿去發表，拿給英姐姐去看！英姐姐看了，她是如何的感想呢？

這時候京師的局面是在五卅高潮以後的了，混濁的時政治舞臺，換上來不

少新的角色，從前領導學生的人，現在也做大官去了，參加段執政的善後會議去了。外省官費生，也再領不到津貼了。所有什麼罷工罷課等等行動，完全是和從前不同一個方向了！誰也不再談到什麼國家存亡，匹夫有責的老話，誰也不再希望誰是能拯救生民於痛苦而登衽席的，總之這所有矛盾的分化，現在是一天天尖銳，一天天激烈，是分得非常鮮明了。

駒，逢此新局面展開，在此狂風暴雨沒有一定的時候裏，他生活上雖是一天天的感到困難，但是他的精神上，是如何的快樂吓！他現在是置身在這混亂的中心地了。便不絕的去和環境奮鬥，不斷的努力。他要把自己的意識確定起來，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改變，便連日連夜的不怕風雨，在這矛盾的社會中掙扎着。他心愛的，他的戀人毓英姐姐，是不能有時間，容許他做追念了！

歲月如流的過去，駒，他做過圍城中的俘虜，做過大炮和飛機炸彈下的馴

羊，也做過衝鋒陷陣的暴徒，一天換來一個新鮮的打擊，新的興味！

軍閥大元帥，爲得爲要把自己所鎮坐的地方，謀長久之計，便探驕四出的要完全撲滅了和他不同意見的人物。劉總長便首先獻功的把全京學生的名單呈上來，大元帥便嚴令手下猛虎將，按名拿獲。可是駒他們，仍是各行其事的，毫不介意。

那知道大兵數十，已經光臨到駒所住的一個小小公寓，險些兒又是鉄窗下存儲了。

駒脫險後跑到劉光家裏，便不勝其疲倦的臥在劉光的床上。慢慢地安定一下，一封夾在口袋裏數日來，接到後未啓封的信，拿出來拆看了。

駒出鄉以來，忽忽已經四年沒有回去了，也已經數年來，不曾和任何人通過一封信；連自己的父母，也久疏稟候了。近來突如其來的接到一封信，他本

想要一看究竟，但總無閒拆出來看他呢！

——什麼某某是死了，某某是病得厲害，某人做了官，某人經商順利，家鄉是多造一些新建築，也是少了一些可珍貴的古代遺跡，生活程度是提高，而市面却成蕭條，如流水賬簿一般的報告了一大堆，數年不回故鄉，故鄉的情形是大大不同了，小的大起，老的死去，回到故鄉時，故鄉是比客地都還要生疏了。但是這些有什麼關係？值得什麼痛惜和留戀呀？不過，不過他在最後讀到：

『你的愛人，現在是做了密昔司了！』

——我的愛人，曾經不是你說過是我的老婆嗎？

——噫！她，她做了誰的密昔司去了？

駒把從前曾在輪船上回憶過的往事，如今又從新追述起來。

『啊！那是甜的！這是苦的！』

劉光回來，看見駒幽在他的床上，態度很悲哀似的，劉光便說：

『哈！你這傢伙！不駭怕，駭怕起來便到了這樣子！』

劉光是在諷刺他，自己曾說過是不駭怕一切的，永遠是一個不退却的戰士。可是他現在看見駒萎靡的樣子，他猜想這是知識份子的一班通病，只會說大話，臨事便兢兢戰慄起來。

駒仍是自傷自痛地無限悲傷，悲傷自己的經濟困難，悲傷自己不應該常年的不寫一信給她！他想——這樣的在刀槍下，危在旦夕的生命都不怕，爲什麼怕這舊禮教的家庭？舊禮教的社會？區區爲怕人家說些無聊的笑話，怕那些半新半舊的閒人，會說他是戀愛狂？

啊！愛，愛不是在西羅馬的沃維提烏思的愛經上說過嗎？——爲要得到她

的心，切莫在任何敵人前面胆怯！要使得她不斷的看到你，要使得她不斷的聽到你的聲音！

『啊，我失去的英姐！』

劉光聽到他喚起女人的名字來，真是出於他意料之外的奇遇。

他便聯想到——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是一時的衝動，沒有永久性，靠不住的這一段話來時，便更覺在這句話上於今又得到一個證明的事實來了。

當這大革命失敗之後，小資產階級不是無恥去投降給敵人，便是抱着胆怯的心理，躲藏起來了。或是吃不下這艱難困苦的持久戰，在地下從新整理他的陣容，便無聊的，心痛的在他過去的夢中做幻滅的回想。

劉光以真實誠懇的態度，要從這幻滅的路徑中把駒去挽救過來，他說：

『駒；敵人的白色恐怖加強，是敵人的動搖，是敵人在恐怖他未落的日子

將近。我們，我們這時候是應當加力去撲滅敵人的時候，我們若也是動搖胆怯起來，這是自己錯過這寶貴的時機。真正的社會革命家，決不會動搖，決不肯放過這敵人正在恐懼的時候而不加緊進攻！駒；你要看清事體的整個，你，你在想什麼？」

駒，有情無處訴的，便把他的一切往事，都向劉光說了。

可是劉光這位青年，對於這些綿綿不絕，風韻的傷感的情話，聽了好似很覺逆耳，一句也不會仔細替他聽過。

『算了吧！窮光蛋誰愛上了你！』

『算了吧！這是過去的事，勿用再去計較他了，還有目前的事，急要地在等你去努力呢！』

## 摸 索

離S埠約有數百里路程，一個深藏在叢山高嶺中的村鎮，只有一條狹細淺小的水，可以用木筏通到S埠，這桃源似的村鎮，居民也都是唯古風自崇，很保守的不願有什麼新潮流輸送進來。

一切都是落後，閉塞不通，如有人從S埠去了回來，便和還沒有輪船火車的時候，從南方到京都去過似的，有許多人環前弄來，想聽一些從外埠帶來新奇古怪的消息，看看有什麼奇異精巧的物品帶回來。淑娟的父親，他在S埠給淑娟買來一套時花的衣料，和一個頭髮上用的髮扣，人造象牙做成的非常光澤可愛。淑娟拿來，自然是寶貝一樣的珍愛它，就是那些鄰近的人看見，也是羨慕不可言喻地說：



『淑姉姐姐，真是福氣好呀！』

但是這一類的東西，在S埠是早已成爲老古董，沒有人去顧問了。

近幾年來，到S埠去求學的青年，也是漸漸地多了。他們目睹耳染地日給S埠的新文化的薰陶，回到自己閉陋不通的故鄉，自然感覺不滿，要把那數千年陳繼下的宗法禮教社會，竭力的施行破壞。那些久困在這閉塞不通的社會裏，沒有到過S埠的青年，也自然要如順風倒地起來互相呼應。那些老年頑古的人，沒有辦法可以把這些血氣正旺的青年來鎮壓下去。只是看見男的女的一對對地挽起手來走路，面對面的坐起來高聲談笑，或是看見女子出街來買物事，便嘆氣地說：

『啊！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了！』

這些自命新文化的急先鋒，已然把那些保存國粹，挽救古風的老先生擠在

後面去，他們便自樂其樂的男女間，可以無所顧忌地去找求異性的安慰。

『錫昌！你看我們村裏加一位女士，是可以算得皇后？』

『當然是徐淑娟了！』

『但是我從來也沒有看見他過！』

淑娟的父親因為常常要到S埠去做生意，所以是比這村裏一班的年長者來得開通。可是和他適成相反的女兒淑娟，却一如舊的不開通，保守着舊禮教呢。

一天錫昌的學生裝換得非常乾淨，頭髮梳得光光的，去會淑娟的父親。淑娟是和她的父親在客堂裏談話，遠遠看見一個青年男子走進門來了，便飛也似的逃到自己房子裏去，放下門簾，還要把房門關得緊緊，怕錫昌進來，要把她拿去吃肉似的危險。

他的父親是鍾愛這位智慧過人的女兒，但是却一點也不開通，仍和鄉下的少女似的，不接受文明的洗禮。痛恨本地沒有好的教育，能使他可愛的女兒活潑起來！便決心把她從這條狹細淺小的河流，帶到S埠去。

淑娟初到S埠的時候，很驚奇的居住在交通繁盛的S埠，在星期日到來的她，是急急地盼望他的父親，來帶出去領略S埠新奇的風光。可是她的父親，是不能常住在S埠的，只有她從前畏如虎的同鄉錫昌們，可以時常去看她。

『密司徐！你在這裏住得慣嗎？學校功課忙忙勿？』

『還好！不過功課是夠忙了，尤其英文是太討厭啦！』

『是的，我們從前在家裏，是沒讀過的，到這裏來當然要吃苦一點。——不過慢慢會省力起來，英文是只要開頭用功一點，以後就非常容易了。』

淑娟聽了同鄉錫昌說的話，是感到比她父親說的還要溫柔可親，也便時常

和她出去玩玩，通通信，不是和在家時一般的怕見錫昌了。

在S埠沒到了半年，淑娟給文化開通，教育發達的S埠，把從前給那荒山茅草塞閉着的智慧，現在好似飛出籠的小鳥，活潑潑地完全顯露出來了。交遊的朋友，也不僅是同鄉錫昌們幾個人。

當春光正爛的時節，桃花開滿了S埠的S湖，微嫩的柳芽，如絲的一般飄映在碧色的湖波上。許多年輕的男女，搖着小船來來往往，擾亂了湖波有節奏的蕩動。淑娟和他的一位男朋友，是佇立在湖畔談笑。頭髮燙得鬆鬆地電光的淺色旗袍，只長到膝蓋，便露出一雙肉色的絲襪，柳條兒拂起他的頭髮，嫵娜地斜倚在柳樹傍，更顯現出他的美麗。

在S埠舉行什麼遊藝會，或是有個盛大的結婚禮，總是可以看見這位淑娟女士，嫵娜地走來。禮後的宴會上，淑娟更是大出其風頭了。

淑娟看見在座的幾個女性，還是拘拘束束的很含羞，話也不講，就是給同座的人迫得她們不得不講話的時候，也不過是低聲的 answering 了一句二句的話，淑娟驚奇的不覺大笑——這不是和我從前在家鄉時，看見男子近來，便跑到房裏去，把門簾放下，還要緊緊地把房門關起一樣？哈哈！這所謂教育發達，文明的 S 埠，也還有這樣落後的女子！淑娟是非常自誇自耀了，人家也常常的稱讚是個新式的女子。

光陰轉瞬地淑娟中學卒業的畢業禮到了，L 學校的門口，便有許許多多的汽車馬車，許多人來給淑娟送花圈，參加恭賀她的畢業禮。誇獎的誇獎，勉勵的勉勵。淑娟於這光榮快慰的盛禮的當中，却聽到許多女同學的諷刺話，使她感到無限的侮辱。——啊！我的文憑是賣風騷得來的嗎？是人家的面情，送給我的嗎？我，我必須要雪此奇恥大辱，去做一些事體給她們看看！

淑娟爲了要雪這個奇恥大辱，便發奮努力地拋棄她過去浪漫的生涯，甜蜜的情書，親熱的攀談，時髦的新裝，高跟鞋，如蜂似蝶的，逢迎她的青年男子，一切都斷絕了。

可是如夢如狂的過去許多年的光陰，拋棄了她的浪漫生涯，去找尋她的新出路，雪洗她的奇恥大辱；結果呢？結果不過是回到自己的母校「中學，担任女舍監的職務，給新來的同學們，看守校舍，保護床舖，管理娘姨茶役——」不是從前的玩「S湖，赴游藝會，做女儂相，吃大菜而已。

淑娟每天早晚地只看見同學們，快樂地宿舍裏跑進跑出，天真的在走廊裏，宛轉地歌唱，沒有責任地過度她們青春的生活，把這些瑣碎繁雜的事，都負在她一人的身上。有時候娘姨事體做得不好，或者房間裏失落東西，打破了玻璃，同學們使出言不遜地要向她發洩。

『徐先生！這個娘姨這樣的懶皮，我們房間裏的地都沒有掃哩！』

『徐先生！宿舍裏有賊，我們時常失落了東西，學校裏總應當想辦法的！』

淑娟便只得唯命自聽的爲他們去叫娘姨掃地，爲他們去尋獲失物，若是不經意一點，便有人罵他飯桶，若是說學生自己的不好，不謹慎，那便是叫做校長的走狗了。這想做點事業，來雪除她畢業時受同學的冷嘲熱諷，引爲奇恥大辱的淑娟，現在却更加一層的再受自己母校新同學的怨聲怒語了。淑娟很悲傷地把青春的光陰，電影似的一幕幕想像出來，——啊！我也曾把我的精神振足起來過呀！

她想到畢業之後，便去進石將軍所設的什麼人材養成所，在那裏想學得一些實用的知識，練習一點做事的經驗，以後可以置身社會，爲社會來服務，爲

民衆去効力。他是一個有覺悟的女子，不是春花秋月一般的供人觀賞玩弄，她是要雪洗這個奇恥大辱。

那時候的石將軍，不過僅有萬餘的基本隊伍，實在是不能趁他的野心，去和其他的軍閥爭雄。可是石將軍的眼光遠大，做事精幹，不是死板板地和那些老大軍閥一般，軍隊一開始移動，便是拉夫，封船，勒餉，駐紮民房，加徵苛捐雜稅，壓制言論文字的自由，振動得大地不安，鳥獸驚起，人民雖然不能公開表示不滿，却已經怨聲載道地都在私咒他的速亡。

高明的石將軍，知道這不是法門，恰足以自求速亡，他便另換門徑，運用他的新法門了。在他勢力所及的地方，石將軍能夠不鄙下問，降落他高貴的身份，時常和一班老百姓去握手。

『親愛的勞苦父老兄弟們！今年的收成好嗎？——你們是怎樣過生活



的？」

這千千萬萬的勞苦父老兄弟們，久處鐵蹄之下，有苦不敢訴出口來。突然有這樣的一位大將軍，竟能低下身來同他們慰問，恰似基督教徒盼耶穌復活，耶穌果然復活了的一般快活。

『啊！連年的戰事，兵災，捐稅——大將軍吓！年成好不好，都是一樣的餓肚子呢！』

於是這位具有眼光的石將軍，撫愛有加，慷慨激勵地發他的議論：

『親愛的同胞們！現在我就要大舉興師，來討罰他們，來爲你們解決這些痛苦了！……現任只請你們暫忍痛一時，希望你們來幫助我，解除這些禍國殃民的干賊，打倒資本家，打倒帝國主義，不久我們都可以安居樂業的了！』

石將軍的嗎啡針果然打得適當，這些正是他們想直接起來解決的事，給石

將軍提起了，很快地便有無數的勞苦羣衆，喊呼着擁護石將軍。——衝鋒的衝鋒，殺陣的殺陣，很勇敢地去向敵人作戰。

在W之役，石將軍按兵不動，敵軍扼守自古聞名的W城，巍巍的城樓上，一尊尊地儘是大炮機關槍。繞城的大江裏，是許多鉄皮包的大軍艦。但是民衆因爲要求自身的解放，把這些不勝痛苦的負擔早日解除，個個都願意犧牲的前仆後繼地衝上去。不經多少時候，便很輕易地把W城的敵人，大江裏的軍艦，打得片甲不留。石將軍在後面看看，心中不禁駭怕起來了，民衆的力量是這樣的大的。便連夜的趕進W城，參加他們的慶祝會，免得使他看出自己的野心來。

在這盛大熱烈的慶祝會中，那些勞苦的羣衆，還是以爲石將軍是一個幫助他們剷除殘餘的封建勢力，撲滅軍閥官僚，打倒帝國主義者的最忠實的朋友，

沒有看出石將軍原來也是一個野心勃勃的軍閥。做賊心虛的石將軍，爲他自身的權利的穩固，却早便有戒懼之心了。馬上急電他忠實的走狗，有智有謀的陸志翔同志，什麼人材養成所的主任。

陸志翔同志說：

『以後有的是機會，現在只要等到把下流打下，一切就好辦了。』

石將軍爲保全自己的實力，便收撫了許多敵人的殘部，把自己的基本軍隊，仍是按兵不動的站在後面；叫那些從工廠中，農村中出來的奮勇民衆，去做先鋒隊，讓他們去作犧牲；自己站在後面，可以坐收漁人之利。

陸志翔同志便忙着把養成所的學生提早畢業，自己帶了最得意的門生，徐淑娟女同志，在W城幫助石將軍籌劃一切。

徐淑娟是一位嬌養的女子，只爲得要發奮自立，雪洗她在中學畢業時所受

女同學的侮辱，便忍苦耐勞地在養成所裏，過她五個月的器械生活。穿的是五八裝，每天要上早操，不可入口的糙米飯，還要限定只有十分鐘，便要把飯吃完，離開飯所。現在聽說要派她出發前線去工作了，心中雖是想從此可以做點事體，但是確是有些駭怕，臨陣想要逃脫的，到主任處去請假。

『陸先生！我母親在家病危，我要請假回去！』

『哈哈！徐同志！軍事在這樣迅速發展之下，你那裏可以請假呢？』

『我要回去！』

『不要緊的，隨我去吧！』

陸先生如做父親的人，對待自己的小孩子一般，向可愛的徐同志做安慰，告訴她到前線去是不會有危險的，并且生活還可以比這裏要好得千萬倍了。

第二天淑娟和她的同學共十多人，由陸志翔先生領帶到W城。他們所坐的火車頭剛入站的時候，便遠遠聽見軍樂隊的歡迎樂，數萬的羣衆，拿着旗子歡呼狂喜地把他們迎進城去。

在一塊廣大的會場上，淑娟和同學們，都坐在松柏牌樓的演講檯上。奏樂之後，主席便報告開會的宗旨，請陸先生演說。陸先生講完了，便是她的同學們，和各工會農會的代表接二連三的上去說。什麼革命問題，勞資問題，工作時間和工廠的設備問題，還有農民問題，土地問題……等等。很沉痛的演說，羣衆聽得拍掌不絕，希望無窮，喜不可言！最後是一個婦女協會的代表上來演說，他除掉要求解決目前婦女最切身的問題之外，并且還要負婦女責任的徐同志，能夠答復他們一個以後進行的具體計劃，淑娟聽了這位代表觸目驚心的話，自想吃了五個月的苦，還可以去答復一點的。但是她眼看看坐在對面的

陸先生，對先前幾位同學的演講已經是露有不滿的樣子。於是便躊躇起來，不敢上去。

陸志翔同志是石將軍的忠實走狗，自然是和石將軍的一般，對羣衆怕起來，對羣衆中的先鋒隊，也自然是慚惡起來。他聽見今天他的學生所說的話，是很不滿意地表示出來，他們不應當爲民衆去說話，應當要有顧到石將軍的說話。他看見徐同志，躊躇不前，却很歡喜的起來代徐同志向大衆說：

「今天徐同志是初到此地，對於地方的情形還待調查清楚，以後她定可以有很詳細的計劃告訴諸位！」

散會之後淑娟便和同學們住進指委會去了。晚間接到陸先生的電話，叫她快到名利旅館三樓十四號。

名利旅館是W城第一等的旅館，來往居住的人，差不多全是大官員，大人

物。房子完全是仿西式的，裏面的布置，也完全和西式旅館一樣，房間是布置得非常清潔有序的和閨房一般。陸先生所住的十四號房間，更加是特別漂亮了。淑娟坐了升降機上去，由勤務兵引進十四號房間。陸先生滿臉是雪花膏。西裝楚楚地，嘴吧上的鬚子也沒有了，簡直是一位花花公子。若不是陸先生先叫一聲徐同志，淑娟真是不敢認他就是陸先生。

『徐同志！你們那邊住的還好嗎？』

『馬馬虎虎。』

『菜蔬呢？』

『倒還不錯。』

淑娟自從在會場上不敢說話之後，心中便無時不忐忑不安，不知陸先生的心理，究竟對她滿意不滿意？這是和她以後的發展是大有關係的，所以不得不

處處留意。晚上又突如其來的接到他的電話，更是驚恐不惶，不知是福是禍了。恭恭敬敬地立在陸先生的房間裏，陸先生叫她坐下，才敢端端地坐下。

\*

\*

\*

『徐同志！你以後預備如何工作？』

淑娟初出茅廬地事事不知如何下手，早已經欲哭未哭的驚慌着，現在聽陸先生如此的一問，她想陸先生一定不滿她了？二隻手用手帕把臉孔掩起，躺在沙發上便嗚咽地哭起來了。

勤務兵從外邊送茶進來，陸先生便拿了一杯茶，坐近淑娟的位子，用溫柔的話來將就她，摸摸她的頭髮，但是淑娟却更加哭得厲害。

『徐同志！你喝茶吧！哭什麼呢？』

陸先生把茶放下，用自己的手帕去給她揩淚。



『徐同志！你好好的做下去，有我在這裏一切都由我來照顧你！』

『陸先生！我要回去！這事我不願意做了！』

陸先生那裏能夠允許她回去，石將軍的勢力已經由擴大而漸趨穩固，他不久就可得到石將軍的賞賜，有很肥的地盤很高的官位可以到手，還那裏可以缺少這位美麗稱心可愛的徐淑娟？

『徐同志！你也應當做一番事業回去，爲得你的父母歡心呀！』

淑娟原來是爲了一番事業，想回去雪洗她的奇恥大辱，現在既然有了這樣一位好的陸先生，她便不是和才由電梯升上走進徐先生的房子時，那樣志志的驚駭了。

『徐同志！我想你在那邊是不好的，那邊的那些傢伙，若再這樣糊塗放炮下去，我是要處置他們的！明天，一早搬到我們總部來吧！』

淑娟絲毫不知陸先生所說的話是什麼用意，只知道自己明天可以搬到總部去了，便快樂地回到指委會去。

一晚也沒有睡覺，收拾行李，打捆皮箱，東想西想地想不出她在這革命的高潮中，應當做些什麼事情？只想到明天搬到總部去就好了。她要雪洗那個奇恥大辱，和從前家鄉裏那些新文化的急先鋒隊一般，使得數千年來相統治着的老先生，也只得嘖嘖嘆。

陸先生今晚也雜亂無停止的在想，如何幫助石將軍？如何把這批不受教訓的學生收拾掉去？使得他們無法去幫助民衆，來和石將軍作亂。最後又是自己地盤和官職的問題，徐淑娟同志叫他搬到總部，還是叫他居進旅館來好呢？不好呢？一切重要問題。

一早便坐汽車到總司令部，淑娟的行李也到總司令部了；便馬上叫勤務兵

送到名利旅館去。

在他隔壁的十三號，門口貼了一張白紙條，上寫祕書處三字，便做了淑娟的居屋了。

陸先生在下午二時，還沒有到下公的時候，便離開辦公室，回到名利旅館來了。晚間伴淑娟到大舞臺去看戲，夜深深地二人看戲回來了，淑娟說：

陸先生！明天我怎樣開始辦公？」

陸先生笑着說：

『以後不準叫陸先生！』

『叫什麼？——陸主任？』

『不！』

『陸同志？』

「也不！」

陸先生上去把淑娟抱起說：

『叫一聲——親愛！』

淑娟臉上便升起了處女紅，竭力從陸先生的懷裏掙扎出來，但是已經給他親去一個嘴。

石將軍的軍事是逐逐勝利，發展得非常迅速，真是出於他意外的快樂。但從前他撫慰過欺騙過的民衆，實在是一天天地難於應付！假使不迅速地把勞資和土地問題趕快的解決，那些勞苦的工人和農民，必然地要自己起來解決了。但是他捨不得自己的官位，家裏的田產，外邊工廠的投資，那裏能夠讓他們起來自己直接解決呢？他和陸志翔同志，連夜密議，決定要先發制人，放出自己

本來的面目，先來把他們解決掉去。

陸志翔同志得石將軍的允許，事成之後，決定把市長的位置位送給他，C市是東南富饒之處，有了這個肥缺，以後自然可以面團團地做起富家翁來了。便整日整夜的在司令部爲石將軍籌議一切，名利旅館的徐同志也忘記回去看她了。

淑娟昨晚清候了一晚，也沒有見陸先生回來。今天吃中飯時，也沒有陸先生生的電話。心中不耐煩地便到總司令部去了。

到了總司令部，前後的守護說，奉石將軍的手諭，裏面開軍事會議，此刻任何人都不能進去。淑娟掃興地便乘閒想到指委會，去會訪她從前養成所的同學。

那知道未進指委會，東西轅門已經斷絕交迎，武裝士兵森嚴可怕的站滿二

邊。淑娟住足放眼左右一看，看見高高的大門前一顆顆，掛了許多的頭顱。看來都是她的同學，曾在歡迎會上沉痛慷慨地演說過的人。

『呀！什麼事啦？這還了得！』

戰慄地回頭就跑，可是沒有走多少路，前面又來了一排武裝士兵，押着七八個人。男男女女的都會經營過代表，受過石將軍誇獎的人。其中有一個是使她最不會忘記的婦女會代表，在她初到W城的時候，她代表W城的全體婦女，請淑娟發表意見，清白的說辭，誠切的態度，淑娟是曾經欽佩她過的。現在看見她毫無畏懼地五花大綁的押過去，淑娟却有些駭怕起來，連脚也都軟下來的，坐了黃包車，回到旅館裏去。

她想——這一些革命的志士，民衆的先鋒，不是石將軍時常稱他們爲親愛的同志，親愛的勞苦兄弟嗎？——又想到陸先生在叫她由指委會搬到總部去時

說，要處置他們，哦！願來如此！

淑娟越想越可怕了，不知道陸先生爲什麼會這樣地來幫助石將軍？慘殺民衆？慘殺革命的志士？——石將軍是一個如此反復的小人，啊！太靠不住了！靠不住了！淑娟把自己的性命，也好似已經在石將軍的刀下，一般地戰慄起來。

陸志翔洋洋得意地坐了汽車回到名利旅館來，看見淑娟還包着被頭睡在牀

上。便說：

『親愛的！好起來了！』

『我決定要回去！』

『爲什麼又來啦？』

『你們都是些強盜！我死也決定要回去！』

『昨天沒有回來，你吃起醋來了嗎？』

說着陸先生便也睡到她的被窩裏去，淑娟仍是戰兢不定的，責問他爲什麼

胡亂殺人？

『這不都是些石將軍的恩人嗎？爲什麼要這樣慘的恩將仇報？』

『那裏是恩人，大家是不同一個階級的！以前不過是利用他們罷了。』

『那末石將軍以後怎樣可以站得住？』

『自然有辦法的！——昨天C市總商會匯到三百萬，某國接濟了大批軍火。N省的紳士也就快有款子到了。』

『淑娟！你知道嗎？我就去做C市長了！C市是怎麼樣的一個地方？

你也知道嗎？』

『那裏不知道，離S埠不遠的一個地方，全國最大的商埠，全世界也算到



一個最繁華的地方呢！」

陸先生是很得意的把淑娟抱住，淑娟也漸漸的把那些可怕的事情忘記去了。

「那末我已然做了這樣肥美的市長，你也願意去做市長的太太嗎？」

「人家不是說你已經結婚過了？」

「沒有這個事！——你不相信，我可以發誓！」

「發什麼誓！」

陸志翔聽到淑娟說他結過婚，真好似失了魚與熊掌的失望！又聽到不用發誓，便如半空中落下救命星的歡喜。

石將軍眼見自己的計畫，着着成功，便速性地把自己的假面俱完全露出。分頭的叫從前給農民趕出的土豪劣紳，星夜回鄉去整理田契，清查戶口；叫工

廠的經理籌備選擇工人，開除惡劣分子，動手開工。

那些一旦失却憑據的勞苦羣衆，突然地受石將軍的屠殺糜爛，忿忿不平地更加堅固的連合起來，來謀和石將軍的對抗。

可是陸志翔他想，這些我可以不管了，現在是天下統一，石將軍的地位，一天穩固一天。這時候還不作樂，苦苦地做了一生走狗，還等何時才能快樂？

連日的挽起徐淑娟女士，跑來跑去的跟在石將軍後面，去赴那紳士，巨商，富戶們的慶祝會，宴會。

一晚他們正是酒興方來的舉杯大飲，淑娟也帶着三分酒意，攜她未來的市長太太的架子。忽然一個守衛兵悵惶的跑進來，說西南門都給農兵軍攻破，城內的工人一齊響應，士兵也逃的逃，降的降，只有北門還有二營駐兵。

坐席的人駭得個個面色轉河，不知道怎麼樣來處置才對，石將軍知道事已

不可收拾，踉蹌地坐在正中只說一聲：

『跑！』

便飛也似的在外邊逃，陸志翔屁尿直流的往後追着石將軍跑。由北門帶了僅存的二營兵，經過若干的危險，九死一生中逃出N城。在K省徬着某國人的保護，才在N省站住。石將軍表示不滿意地譴責陸志翔說：

『志翔！你爲什麼還留有這樣的禍根也不知道？』

『啊！叫我怎樣可以把全國的人都殺得乾淨呢？』

『東南賦庫之地，自可徐圖恢復！』

石將軍沒有下話，自己去找外國顧問去了。陸志翔也便即時出發，到C市去做市長。

激娟嬌小纖弱的，當那炮火連天，殺聲驚地的時候，聽了守衛兵可怕的通

報，看見陸志翔跟着石將軍，飛也似的逃命去了，把姊却下不顧，隨她自己的生生死死；真是又受氣又駭怕，不知所措的脚又軟下來了！

幸得些富商們，因為她是陸市長的太太，爲得想在市長前面獻功，在逃亡中，拖泥帶水地，便把淑娟也帶上外國輪船，送到C市去。

淑娟自感孤弱的思想着，想到自己荒涼偏僻的故鄉，一個無財無勢的小商人，自己的父親上去，或者也許給石將軍的其他部下殺死了？便不禁淚滲滲的流下，深切的痛恨石將軍！——但是她又想到C市長了，這鬼神鬼道的陸先生，在這槍林彈雨之下，竟還能如願以往的做起C市長來，C市長，C市長，在C市長的身上又生出無窮的希望。

淑娟由他們送到C市長前面，C市長又叫勤務兵給她送到一個旅館裏去

住。淑娟是唯命是從地住在旅館，一路想來要加責陸先生的話，見了陸市長，半句也說不出了。

晚間市長來看淑娟，久別重逢似的，淑娟對市長表示得非常親熱，奔上前去把他接進來。淑娟開玩笑似的說：

『怎麼？你做了市長，還要叫我住旅館嗎？』

『這裏面自有原因。』

『什麼，裏面不能住嗎？——房子沒有租好？』

二人並坐在床沿，淑娟只是對住市長發笑，左手放在市長的項頸上，把左脚也放在市長的身上了。

市長只是不說話。

「你說，——你說！」

「爲什麼不說？」

市長這纔慢慢地說出來。

「你想叫我怎麼辦？——我家鄉的那個老傢伙，已經由他的父親送來了！——還有我二姨，三姨也都一個個的跑來了！」

淑娟聽了市長的話，手啦腳啦也都從市長的身上，軟而無力地倒在床上。  
淒慘地說：

「那末我呢？」

「你若是願意的，那末只有算我的四房。」

這時候淑娟已經全身冰冷地，比從前看見指委會門口掛卷，一顆顆血淋淋的頭，還要驚訝得沒有勇氣了。哭不成聲的說：

『我要回去！』

『這也是辦法！——此地五十元鈔票，就算給你的路費！』

陸市長，陸志翔同志，陸主任，陸先生，是不與往時一般地需要挽留她了。輕輕地把五十元鈔票放在桌上，便不辭而別地走了。

淑娟收拾行裝，勤務兵也沒有的一人很喪氣的回到S埠，想在S埠由那一條又淺又細的流水，坐木筏回去。但是還未起程，兩隻耳朵嗡嗡地已經似乎聽到她的老年父母在盼望她：

『我親愛的淑娟！我的寶貝！近幾年來渺無消息地，不知到那裏去了？身體好嗎？做事順手嗎？這可憐的女子！纖弱的一身，有誰照拂她呢？』

『我親愛的淑娟！我的寶貝！你，你應當升官發財的回來了！——啊！我兩老苦苦一生，只望你能夠出頭呀！只望你能夠找到一個好的丈夫！淑娟，我

的淑娟！』

這樣的一個殘酷世界，我還有什麼值得眷念，回去有什麼用？——我的青春，已經給這慘無人道的敗種摧殘完了！——我還有什麼眷念？

淑娟只得失望灰心的流浪在S埠，在L中學，自己的母校做一個女舍監，給新的同學們看守鋪蓋什物。

今天是禮拜日，學生們一早就回家的回家，出去玩的出去玩，只留着幾個娘姨，不言不語地忙着拖地板，揩玻璃窗。

淑娟百無聊賴地獨自一人，在樓上的走廊裏徘徊，前面一塊淨空無聲的操場，球網是閒着，幾塊球拍是橫臥在草地上，二對籃球架子，面對面的很顯得寂寞了。枯黃的草地上，三二隻小麻雀，叫得怪可憐的，使淑娟聽到，更覺是可憐了！



淚珠兒又滲滲地流了滿臉，回到自己的房裏，臥在床上深深的嘆息着：

『唉！撲燈蛾似的，能夠追求到什麼？』

昨天曾經給學生們包圍在她的門口，罵她是飯桶，走狗！校長走來說她做事不謹慎，沒有經驗！——過去遊玩過的S湖，同鄉錫昌君，畢業時的盛況，一件件的回想起來，她不是要雪洗她自己的奇恥大辱？而怒氣沖沖地離却L中學嗎？現在怎麼又回轉母校來受新同學的奇恥大辱呢？

淑娟把石將軍和陸市長痛恨入骨了，把石將軍，陸先生從W縣趕出來的勞苦民衆，也很清楚地回想起來。便發狂似的止住眼睛裏流出來的淚，想請求W城的勞苦民衆援她似的口裏叫出：

『啊！W城！你親愛的勞苦民衆呀！』